

5472  
TNC ~~5531~~ / 1274 (3)

46514







前明小記

耘硯老人緝編

柯亭劉井

莆田柯潛字孟時性高介為學士時于院中搗麝香  
樹二柏於後堂人稱柯亭栢為學士栢院中有井學士  
劉定之所浚也柯亭劉井翰林傳為盛事

得聖賢子孫為傳

孔公恂字宗文先聖五十八世孫也大學士李賢上言  
恂聖人後贊善司馬恂宋太賢溫公後宜輔導太子帝



前明小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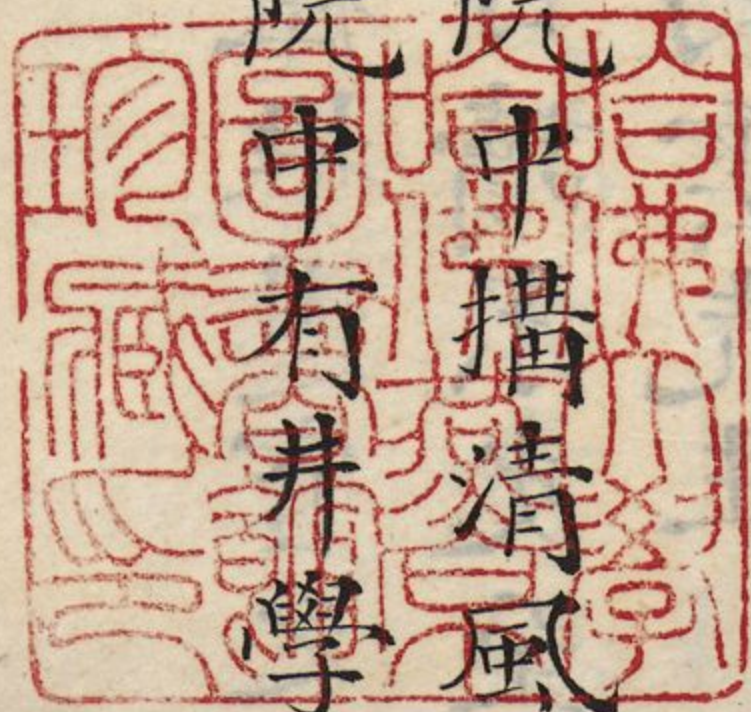
耘硯老人緝編

柯亭劉井

莆田柯潛字孟時性高介為學士時于院中構清風亭  
樹二柏於後堂人稱柯亭栢為學士栢院中有井學士  
劉定之所浚也柯亭劉井翰林傳為盛事

得聖賢子孫為傳

孔公恂字宗文先聖五十八世孫也大學士李賢上言  
恂聖人後贊善司馬恂宋大賢溫公後宜輔導太子帝



喜同日起拜少詹侍東宮講讀入語皇貴妃曰今日得  
聖賢子孫為汝子輔妃即具冠服拜謝宮中傳為盛事  
妃即憲宗生母孝肅皇后也

讀史嘆逝

金華鄧人負志節以兄守通州有功成祖推恩官之不  
受賜金綺亦不受帝目為迂叟放還一日讀宋史至王  
倫附秦檜事放聲長嘆而逝里中稱為白雲先生

恩典擲金錢

景帝每臨講幄輒命內使擲金錢於地任講官遍拾之

號恩典

此非三公府

錢習禮名幹吉水人英宗七年以故鴻臚寺為翰林院  
落成諸大學士皆至習禮時為掌院不設楊士奇楊溥  
座曰此非三公府也士奇等以聞帝命具座後遂為故  
事

草木皆知名

黃福字如錫昌邑人安南初平以尚書掌布按事凡十  
九年及還交人扶携走送號泣不忍別宣德元年馬驥

激變復叛命其再往走還至雞陵關為賊所執欲自殺  
賊羅拜泣曰公吾父母也不去我曹不至此肩輿送出  
境後叅贊南京徐琦使安南回福相見於石門人指福  
問安南來使曰識此大人否使曰南交草木亦知公名  
安得不識  
董子正言  
胡儼字若思南昌人為湖廣考官得楊溥文大異之題  
其上曰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為公孫之阿曲世以  
胡為知人

必有讜言

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泰和人永樂十九年改左春坊大  
學士仍兼學士仁宗即位以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  
士帝御便殿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帝望見士奇語二  
人曰新華蓋學士來必有讜言試共聽之士奇入乃言  
恩詔減歲供甫二日而惜薪司傳旨徵棗八十萬斤與  
前詔戾上立命減半  
及時進賢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正統元年王振用事一日在朝因

語士奇及榮曰朝廷事久勞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士  
奇曰老臣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吾輩衰殘無以効  
力擇後生可任者報聖恩耳士奇寃榮失言榮曰彼猷  
吾輩矣一旦內出片紙令某人入閣且柰何及今進一  
二賢同心協力尚可為耳遂列馬愉苗衷曹鷲以進  
量可學  
夏原吉字維詰其先德興人為戶部時平江伯陳瑄惡  
之吉時稱瑄才吏污其所服金織賜衣吉曰勿怖可浣  
也又有污精微文書者叩頭請死吉不問入朝引咎上

命易之人問曰量可學乎曰吾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  
恐於色中恐於心久之無可恐矣  
丹誠圖報  
茹太素澤州人洪武時為戶部尚書抗直不屈屢瀕於  
罪帝時宥之一日宴便殿賜之酒曰金杯同汝飲白刃  
不相饒叩首續曰丹誠圖報國不顧聖心焦上為之惻  
然

父老善守法  
王興福隨人初守徽州有善政遷杭州杭初附人心未



安福撫輯民德之當遷秩郡人遮道攀留福諭遣之曰  
非吾能惠父老父老善守法耳

一豚尚不能舍

王艮字敬止吉水人建文二年廷試第二授修撰燕兵  
薄京城前一夕解縉吳溥胡廣皆與艮比舍居同集溥  
舍縉陳說大義庸亦奮激艮獨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  
與弼尚幼嘆曰胡叔能死是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  
死耳語未畢聞庸隔牆呼喧謹視豚溥頷弼曰一豚不  
能舍肯舍生乎須臾艮飲鴆矣縉馳謁成祖召庸叩頭

謝庸本名靖建文二年廷試第一第三李貫兩人與艮  
同登一甲者貫亦迎附後貫坐累死獄中嘆曰吾愧王  
敬止矣

徐公亦效永嘉侯

道同河間人其先蒙古族也為番禺令執法嚴時布政  
徐本雅重之同方笞一醫本遣卒語同釋之同岸然曰  
徐公乃亦效永嘉侯乎蓋永嘉侯朱亮祖每以威福憾  
同有富民納女與亮祖而怙勢為奸同按法治之亮祖  
奪去故云

翁夫人血像

黃觀字瀾伯一字尚賓貴池人燕兵入觀名在奸籍時  
索國寶不知所在或云付觀出收兵矣因命捕其妻女  
給象奴奴索釵釧氏悉付之持去市酒氏即携二女及  
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嘔血石上成小影陰雨則見傳  
為大士像僧昇至庵中見夢曰吾黃狀元妻也此明沃  
以水影有愁慘狀移至觀祠名翁夫人血影石至今尚  
存觀聞金川門不守曰吾妻必死招魂葬之江上至羅  
刹磯朝服投湍處死

文章第一

陶安字主敬當塗人元至正初舉浙江鄉試第一授明  
道書院山長避亂家居太祖取太平安率耆儒出迎曰  
海內鼎沸明公渡江神武不殺以行弔伐天下不足平  
也洪武元年官侍從罷遇愈渥御製門帖賜之曰宋國朝  
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雙清館

端復初字以善溧水人子貢後裔洪武時為湖廣叅政  
子孝文翰林待詔孝思翰林侍書先後出使朝鮮並著

清節朝鮮人為立雙清館

碎珠四善

楊靖字仲寧山陽人洪武時為刑部尚書鞠一武門卒  
撿其身得大珠僚屬驚異靖徐曰偽也安有珠大如此  
者命碎之上聞嘆曰靖此舉有四善焉不獻朕求悅一  
也不窮追投獻二也不獎門卒杜小人僥倖三也千金  
珠粹然至畧不動心有過人志應變才四也

敝冠不易戴

嚴德珉吳人由御史擢左僉都御史以疾求歸帝怒黔其面

謫戍南丹衛赦還布衣齒齊民宣德中以事為御史所  
問逮跪堂下曰曾在臺勾當公事曉三尺法御史問汝  
何官曰臺長洪武中所謂嚴德珉是御史大驚而揖  
起之次日走謁則擔囊徒矣有教授共飲見其黔面問  
老人犯何法嚴述前事因言先時國法甚嚴凡仕者不  
保首領此敝冠不易戴也乃北嚮拱首稱蒙聖恩聖恩

云

請為公任怨

趙世卿字象賢歷城人為南京兵部主事張居正當國

政尚嚴減州縣取士額兩司雖公事不得乘驛辟刑定  
歲額徵賦必滿九分不及重譴之又數罪言事世卿上  
匡時五要廣取士額廣驛傳禁省大辟緩催科而未論  
開言路居正怒欲重罪之吏部尚書王國光曰罪之適  
成其名請為公任怨遂出為楚王長史明年京察以不  
謹落職

苦心不可不知

陳瓚字廷裸常熟人官吏部侍郎時顧憲臣以論時敝  
謫官瓚責首輔王錫爵曰憲成疏最公何以得譴王曰

彼執書生之言徇道路之口安知吾輩苦心瓚曰恐書  
生之言當信道傍之口當察憲成苦心亦不可不知也  
錫爵默然

朝士遙相應和

顧憲成字時叔無錫人官考功員外廷推舉前大學士  
王家屏代王錫爵忤帝意削籍歸倡修東林書院時士  
大夫抱道忤時者聞風嚮附舍不能容成嘗曰官輩藪  
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  
世道君子無取焉故講習之餘徃徃諷議朝政裁量人

物朝士聞其風者遙相應和  
人稱三解元 三魏三劉  
魏允中南樂人巡撫山西允真之弟也副使王世貞大  
器之歲鄉試戒門吏曰第一非魏允中毋伐鼓以傳也  
已而果然時無錫顧憲成漳浦劉廷蘭皆舉首負雋才  
人稱三解元允中廷蘭同舉進士允中授太常博士擢  
稽勲郎調考功主事卒允中授太常博士擢  
蘭兄廷蕙廷芥亦舉進士有名世稱南樂三魏漳浦三  
劉

環柱逐走

王國字之楨耀州人掌河南道申時行為首輔值京察  
欲寘其所不欲者於察典吏尚楊巍等依違其間國力  
持不可時行以御史馬允登資在國前乃起之掌察而  
國佐之諸御史咸集允登以十九人姓名出示曰諸人  
可謂公論不容者矣國熟視叱之曰諸人獨忤執政耳  
天日監臨何出此言登意不回國怒奮臂欲毆允登環  
柱逐走同列救解事聞並調外而十九人賴以免

號為三羅

羅大紘字公廓吉水人大學士許國王家屏以緩冊立  
事連署申時行名乞收新命疏上怒時行密揭言公疏  
臣不與知帝喜手詔褒答而揭與詔俱發禮科閣臣密  
揭故事無發科者時行慚懼謀之禮科胡汝寧遣使取  
揭而大紘獨守科使者紹取之及往索留不發紘抗疏  
叅時行沮塞睿聰動搖國本自獻乞憐之術遇君悔悟  
之萌陽附請立之議陰緩其事為交宮掖之謀疏入斥  
紘為民紘志行高卓鄉人以配先達羅倫羅洪先為三  
羅皆同里也

吳中三諫

張棟吳人官兵科都給事吳之佳長洲人官刑科都給  
事葉初春吳人官禮科左給事先李獻可疏請豫教上  
責以違旨侮君貶秩調外王家屏封還御批言官論救  
紛紛杖譴橫及三君同時並斥時人稱吳中三諫

五始

謝廷諒字友可金谿人官南京刑部主事上命李廷機  
入閣又召王錫爵諒言廷機才弱而閻錫爵氣高而揚  
均不宜用又云儲君之立為王也自錫爵始舉人之有

考察也自廷機始巡按之久任也自趙世卿始章疏之  
留中也自申時行始年例之不舉考察之不下也自沈  
一貫始此皆亂人國者也疏留中

聚哭祠下

楊天民字正甫山西太平人除朝城令調繁諸城有異  
政擢禮科給事去之後民為立祠後長吏不職則父老  
率子弟哭生祠下

乘傳抵安南

劉戩字景元安福人弘治時以侍講頒詔安南凡使者

率以水道挾估客徃以置貨交人輕之劉由安寧乘傳  
抵其國交人大驚依舊制受陪臣拜謁不交一言越宿  
即行餽遺一無所受使人要於途固致之悉麾去前永  
樂朝會稽章敞字尚文以禮部侍郎偕寧夏人徐琦同  
使安南所致厚贐不受其主付貢使及關封其物付關  
吏三人皆為交人所重

撫腹有臍物

軒輓字惟行鹿邑人為浙江按察時居常蔬食妻操井  
臼故舊至食惟一豆或具雞黍人驚為異人無賢否拒

不與接嘗飲同僚家歸撫其腹曰此中有臍物也量褊隘而清操聞天下

請祀清惠祠

魏驥字仲房蕭山人為南京吏部尚書以請老至京大學士陳循所取士也曰公位冢宰然未嘗立朝少待事在循公正色曰君為輔臣當進賢才不得私座主竟請告去家居衣粗食戴笠行田間錢塘主簿隸訶之自通名簿倉惶慰謝年九十八歲御史言其幽德四方仰如景雲成化帝遣使存使未至而卒賜祭葬其子完遵遺

命辭祭葬以其金賑饑帝嘉其死猶勞民允其請蕭山民感其德赴京請祀於清惠祠以配楊時

得鼎鑄字

黃孔昭黃巖人初名曜後以字行政字世顯為南京工部右侍郎即官主藏者以羨餘數千金進斥退之拙地得古鼎急命工鑄文廟二字送廟中中貴欲獻上見鑄字而止

朝服拜卷

楊繼宗字永芳陽城人為浙江按察時監鄉試得二卷



具朝服再拜曰二子必大魁天下吾為朝廷得人賀拆  
卷則王華李旻後果相繼為狀元

上已知其人

繼宗與中官張慶忤慶兄敏在司禮每短繼宗於帝前  
上曰得非不私一錢之楊繼宗敏惶悚遺書慶曰善遇  
之上已知其人矣

樹巢墮二婦

張曷字仲明慈谿人性剛正任鉛峯有嫁女及婿門而  
失女互訟於官不能決曷行邑界見大樹妨稼命伐之

民言有神巢其嶺不聽率人往伐有衣冠三人拜道左  
叱之不見比伐血流出樹怒而自伐卒朴其樹巢墮二  
婦人言狂風吹至樹上其一即前所嫁女也

入祠遂志

鍾同字世京永豐人父復與劉球善球之上封事也復約  
與俱及球詣復却偕行妻从屏間詈曰汝自上疏何累  
他人球遂獨上未幾復病死球亦死獄中妻每哭輒曰  
早知爾曷若與劉君同死同幼聞母言感憤思成父志  
嘗入吉安忠節祠嘆曰死不入此非夫也景泰時因疏

時政遂及復沂王東宮事予杖死獄中方其上疏也策  
馬出馬伏地不肯起同叱曰吾不畏死爾奚為者馬盤  
旋再四乃行同死馬長號數聲亦死英宗復位贈廕謚  
恭愍祀忠節祠與球聯位竟如其初志

南陳北李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洪熙元年上章台對不屈命武士  
撲以金瓜折斷三脇骨改交址道命日慮一囚言一事  
章三上下錦衣獄上大慚謂夏原吉曰時勉廷辱吾言  
已勃然怒是夕崩宣宗即位已踰年或言時勉得罪先

帝狀帝震怒命縛來親鞫殺之已又命王指揮即縛斬  
西市王出端西門而前使已縛之从端東旁門入帝遙  
見罵曰汝小臣敢觸先帝疏何語速奏時叩首曰臣言  
諒闇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上色稍霽數至  
六事止帝令盡陳對曰臣惶悚不能悉記帝意益解問  
草安在對曰焚之矣帝太息曰時勉忠立赦之復其侍  
讀王指揮至勉已冠帶立階前矣勉後為祭酒遇王振  
不加禮誣其擅伐官樹枷監前監生千餘人詣闕乞貸  
石大用上章願身代太后又忠謝賜物附奏太后言於

上上不知也立釋之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為南祭酒  
考滿入京王振欲見之令周忱道意宗不肯振貽之文  
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異其來謝宗書訖但署名而返  
其贈物二人同時為祭酒時勉平怒得士而敬宗方嚴  
終明世稱賢祭酒者曰南陳北李  
人服廉介

魯鐸字振之景陵人任南北祭酒先為司業時與祭酒  
趙永昏李東陽門生值壽日相約以二帕為壽比檢筭  
亡有因曰鄉有餽乾魚者以之往詢諸庖食過半矣即

以其餘詣東陽東陽喜烹魚置酒飲極歡乃去永字爾  
錫臨淮人遷禮部侍郎大學士楊一清重其才欲引以  
相助作他語挑之正色曰可以纓冠污吾道乎即請致  
仕去人服其清介

左鼎手練剛口

左鼎字周器永新人為御史居官清勤卓有聲譽歷任  
左僉都練剛字从道長洲人以敢言名歷任福建巡按  
俱名震一時而左尤善章奏人皆畏兩人京師語云左  
鼎手練剛口

負垢地下矣

毛吉字宗吉餘姚人官刑部廣東司主事時錦衣衛長門達怙寵肆惡百官道遇必避馬吉獨不避拱手過適吉以疾失朝下詔獄達撿卒巨挺榜之內潰見骨不死後歷任高雷廉道值新會告急會諸將定期進巢緣陰晦失期致敗軍吏勸遁曰衆多殺傷吾豈可獨生賊衆趨吉吉且罵且戰手斷一人臂力絀被害當吉出軍時以千金犒軍用去十之三按察司夏堽憫其家貧授吉僕持歸治喪是夕僕婦坐中堂作吉語命左右請夏憲長

家人驚走堽署以告堽至婦起揖曰吉受國恩不幸死於賊今以犒軍餘銀遺吾家雖委官驛丞余文以無文簿可考而使吾負垢地下矣速還官無污吾言已而撲非上命不敢承

商輅字弘載淳安人為大學士萬貴妃方有寵重輅名出其父像屬為贊遺金帛甚厚輅力辭使者告以妃意輅曰非上命不敢承也其和而有執如此

翰林四諫

章懋昭字德懋蘭谿人官編修黃仲昭名潛莆田人官

編修莊昺字孔暘江浦人憲宗將於元夕張燈命詞臣撰詩詞進三人同上疏諫同時受杖謫其先羅倫字彛正吉安永豐人官修撰以疏諫李賢奪情事被杖謫人稱翰林四諫

胡節遍叩中官

弘治七年河決張秋已詔都御史劉大夏往治復遣中官李興平江伯陳銳繼往興威虐繫辱按察使副使楊茂元字志仁鄞人時攝司事奏言官多而責不專供億日費百金祭河時天氣陰晦帛不能然餘焚死如人面

五官畢具鬼神示怪夫豈偶然乞詔還銳等但委大夏疏入下撫按勘奏言焚帛之異果如所云所奏供費過寔興言劾其妄言上命錦衣百戶某逮之比至固不伏下詔獄某遍叩中官備言山東父老遮道訴冤乞還楊副使狀中官皆感動後謫長沙同知

南都四君子

張敷華字公實安福人掌南京都察院與南吏部尚書林瀚僉都御史林俊南祭酒章懋稱南都四君子此稿不可易

蔣欽字子修常熟人官御史因劉瑾逐大學士劉建謝  
遷偕同官切諫下詔獄廷杖為民越三日獨疏劾瑾再  
杖三十係獄越三日復具疏有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  
臣臣得與龍逢比干同遊地下臣不願與此賊並生疏  
入再杖三十杖後三日卒於獄方其舛疏燈下聞鬼聲  
欽念必得其禍殆先人欲吾寢此奏耳因整冠立曰果  
先人盍厲聲以告言未已聲出壁間益愴悽欽曰死耳  
死耳此稿不可易也聲即止又江陰知縣涂順擢御史  
巡鹽長蘆見瑾止長揖瑾矯旨下詔獄江陰人之在京

者謀斂錢賂瑾以解涂曰死耳豈以污父老哉杖戍肅  
州創重死

此人尚在耶

趙緯大興教諭永樂時擢禮科給事罪謫思南宣慰教  
授後復原官務摺摺朝士過遷浙江副使入朝仁宗見  
其名曰此人尚在耶是無異蛇蝎謫嘉興典史

文武管家

嚴嵩科第先夏言而位在言下始倚言事之惟謹置酒  
邀言躬詣其第言不見嵩具啟跪讀言之再召盛氣凌

嵩世蕃方官尚寶少卿言欲發其罪嵩父子長跪泣求  
後與陸炳傾言死嵩善移帝喜怒士大夫爭附之時文  
選即萬家職方郎方祥人目為嚴嵩文武管家

賂妻求解

文華任通政即欲自結於上進百花酒詭云臣師嵩服  
之而壽上飲之而美手詔問嵩嵩大驚曰文華安得為  
此乃奏曰臣生平不服藥餌犬馬之齒不知何以大恨  
華不先白召至詈責之文華跪泣不敢起徐階李本入  
直所見而解之乃令去嵩歸沐文華進謁怒未解令吏

扶出華大窘厚賂嵩妻妻令其伺嵩歸日匿別室酒酣  
嵩妻為之解華即出拜謁嵩待之如初及後罷貴志驕  
事世蕃及中貴不如初諸人憾之因構發其奸狀并視  
師時贖貨要功狀上因欲逐之緣其稱疾請假上手批  
回籍會其子以齋祀停封章日請假送父帝大怒黜文  
華為民戍其子邊衛文華病蠱譴卧舟中腹裂臟腑出  
遂死

嘉靖八才子

陳束字約之鄞人授禮科給事出張璠霍韜門不肯依

附歲時上壽望門投刺策馬而過惡之出為僉事遷河  
南提學副使王慎中字道思晉江人戶部主事歷河  
南叅政唐順之趙時春熊過任瀚李開先呂商等時  
稱嘉靖八才子

不必塑謫仙画少陵

謝榛字茂秦臨清人當李攀龍王世貞結詩社榛為長  
其時尚論有唐諸家各有所重榛曰取李杜十四家最  
勝者熟讀之以會神氣歌咏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裒  
精華得此三要則浩乎渾淪不必塑謫仙而畫少陵也

諸人心師其言

七才子名播天下

李攀龍字子鱗歷城人其官刑曹也與漢州李先芳臨  
清謝榛李豐吳維岳皆倡詩社王世貞釋褐先芳引之  
入社又二年梁有譽入而先芳出為外吏是為五子未  
幾徐中行吳國倫至改為七子皆少年才高互相標榜  
而七子之名播天下後擯先芳維岳而榛亦被黜攀龍  
遂為魁首推為一代宗匠

鼎大聶大年



聶大年字壽卿臨川人宣德未以荐授仁和訓導景泰  
朝薦入翰林初尚書王直詩寄戴文進索画自序昔與  
文進交嘗戲作詩一聯至是十年始成之大年題其後  
云公愛文進之画十年不忘使以是心待天下賢者天  
下寧復有遺賢哉直聞其言不怒亦不荐及大年疾篤  
詩遺直有鏡中白髮孰憐我湖上青山欲待誰直曰此  
欲吾志其墓耳遂為之志

徐文長

文長名渭山陰諸生有盛名總督胡宗憲招致幕府憲

得白鹿將獻諸朝令渭州表并他客表寄所善學士擇  
其尤上之學士以渭表進世宗大悅罷異宗憲憲由是  
益重渭王李倡七子社謝榛以布衣見壇渭憤以軒冕  
壑人誓不入二人黨沒後二十年公安表宏道遊越得  
其殘帙示祭酒陶望齡相激賞刊其集行世

沈明臣

明臣字嘉則與徐渭同在胡宗憲署筦書記一日宴將  
吏於爛柯山酒酣樂作明臣作鏡歌十章中有云狹巷  
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宗憲起將其酒曰何物

沈生雄快乃爾即命刻於石

一葉清

葉宗人字宗行華亭人永樂中隨夏原吉治水工竣原  
吉荐之以諸生授錢塘令廉而有異政按察使周新愛  
重之一日俟其出直入其署見厨中惟銀魚腊一裹新  
嘆息携少許去明日台之飲至醉用儀仗導歸後督工  
匠營北京卒於途新哭之累日時人呼為錢塘一葉清

除怪石

王源字啟澤龍巖人為潮州府知府府西湖山上有大

石為怪源命鑿之果獲石骷髏怪遂息乃琢大碑書潮  
州知府王源除怪石

老嫗夜哭

丁積字彥誠寧都人授新會知縣為政以風化為本而  
主于愛民權豪屏跡風俗丕變大旱築壇圭峯頂昕夕  
伏壇下者八日雨大澍而身得疾卒民聚哭於途一嫗  
夜哭甚哀人問之曰來歲當甲首丁公死吾無聊生矣

張一包

張淳字希古桐城人授永康知縣縣多奸黠連告罷者

七令淳至紫牘山積訟者數千人淳剖決如流吏民駭服凡赴控者即示審期而造如期至片晷分析御民裹飯一包即可畢訟因呼曰張一包且謂其敏斷如包拯也

前明小記者 前明小記序 伯父性喜書凡有所見輒欣然錄之至髦期猶手不釋卷壬申之歲乃出所集命校對並命作序小子何知而敢妄言末學蕪穢斯編乎惟是懼方命之有愆忘卑陋之可耻大凡載籍有闕文然後有記記也者紀其事而不斷存其名而不論所以補載籍之散佚而闡揚幽隱者也自古有之於今為烈然則曷為乎小私之也何私乎爾不欲以述者自居也竊

謂伯父積學數十年橫覽諸史旁參群書千古之精  
英萬品之情態釐然於胸中而生平未嘗敢妄下一筆  
擅述一事故所著詩文及詩話諸集各若干卷非本之  
於經史即得之於遊覽今觀斯編皆近代諸書所遺也  
伯父綜而覈之彙為一編是不惟徒拾其遺僅佐典籍  
之不逮直欲使覽者開卷了然詳其事之始終識其品  
之優劣而伯父旌別淑慝之心隱然寓於斯編矣又  
豈可獨藏之篋笥而不急出之天下哉雖小子以管窺  
天以蠡酌海而有識者諒必不以阿私所好為小子羞

壬申六月望日姪男白玉百拜謹誌

前明雜事詩

起神宗迄永明

陳曰稽原倡

焚香信誓對神前  
秘密機情御筆鮮  
玉合封題虫蝕盡  
背盟却好契高玄

鄭貴妃大興人神宗寵之尚房生福王大內有高玄  
殿供真武妃要帝設誓立福王御書封玉合賜妃為  
符契後廷臣力爭太后亦堅持立長二十九年冊立  
長子為太子命宮人取玉合封如故啟合則虫蝕字  
盡帝悚然從此不復詣殿太子以萬曆二十九年八  
月十五日立下三十年同

微服緣何遽掩妝雲消月黑淚痕長侍醫此日蒙知遇  
甲夜旋燒起馬香

神宗時李敬妃鄭貴妃俱有寵敬妃生惠王偶抱疾  
御藥房奄張明療不如法遂卒貴妃遂專房張明晉  
司禮監掌內府供用庫印大內有起馬香帝夜閱章  
奏潛焚以惑之

日華雲爛慶升恒縱有霜花未合冰何事羽林千百騎  
一時齊付研光綾

卅年神宗寒疾甚召王大臣集仁德宮門俄命首揆

沈一貫入啟祥宮長子諸皇子俱跪于前一貫叩畢  
帝曰朕命不久佳兒佳婦付先生善輔之朕見先生  
止此矣時都督鄭國太遣監奴偵視賓客皆為奴僕  
裝羽林軍士製研光白綾五寸許者鈐都督私記各  
置袖為符驗翌日帝瘳

君恩深重妾緣休玉腕遺忘不可求殿外脫簪悲躑躅  
幾年心事付東流

上抱疾篤瞶眩一時而甦所枕者中宮也面有淚使  
偵貴妃密有指揮上怒先時與諸皇子宴各有所賜

賜長子玉椀命妃代收至此索之不得既索三皇子者皆隨手而進帝大怒扶病陞殿祖制陞殿后妃不許晉叅上曰孤宮人首來妃毀冠脫簪蓬頭跣足悲啼待罪久之得解明日傳旨擇吉冊立太子移居迎祥宮

私情難與外人知未耀前星強飾詞母后見身親說法傳宣儀注進彤墀

大學士申時行禮尚沈鯉請冊立皆為鄭所抑給事姜應麟吏員外沈璟刑主孫如游後先疏俱杖謫太

后不悅帝入侍太后曰外臣請早定長哥如何打發他上曰道他是都人的兒子太后曰你也是都人的兒子蓋太后亦由宮人進也上惶恐伏地曰死罪死罪自此立長議始定命進儀注

舞雪迴風寒氣道儲宮未進驕驕裘坊臣高語多珍重纔得紅爐置殿頭

二十八年十一月皇長子出閣聽講風雪寒甚止一舊狐裘講官郭正域大聲曰天寒如此殿下宜珍重呼內侍取火中官多擁爐密室聞郭語始出爐講筵

詔下三王並剪桐伊誰密奏誤宸聰書生說與機閤破  
成命收回紫禁中

王錫爵還朝內侍捧御札至閣爵袖歸私印擬傳帖  
二一倣明德后抱妃子為子故事元子拜中宮為母  
一則三王並封上從並封議舉朝大譁顧允成張納  
陞合疏爭之于孔兼顧憲成嵩疏攻之王如堅朱維  
京等相繼劾奏帝怒皆降謫庶吉士李騰芳上書曰  
聖明在上議者共為杞憂以公苦心疑為集菀此皆  
妄也但欲暫承帝旨巧借王封轉為冊立地耳但恐

王封既定冊立愈難他日繼公後者或壞公事墮公  
功罪公尸位此不特祖宗之憂亦公子孫之禍也太  
倉心動曰諸公詈我我無以自明如子言我乃受教  
但我每揭昏手書秘迹甚明芳曰揭帖手書人何由  
知他日天子能出公書傳示天下乎王悚然乃自劾  
三誤又請冊立上命俱停封

松風狂客岼遊篇一帝妖書萬口傳瓜蔓葛藤牽未了  
枉教埋殺鉢中蓮

三十一年提督東廠監陳矩奏妖書先是順天生員



皦生光自稱松風狂客刻片遊稿詐包繼志以害鄭  
皇親戎大同赦回至妖書出刻字匠徐承惠曰出光  
手四明沈一貫欲借此起大獄以害郭正域沈鯉陳  
矩不從王述古陶一簣正言責一貫磔光以結獄妖  
書初起株連僧人達觀作聞杵偈曰遣王問法忽齊  
年自謂觀河見不還我有耳根聽夜杵却沉豐節更  
冷然杵聲未斷鈴聲續誰是聲兮誰是聞却念法堂  
鐘鼓候古來魂夢更紛紜慈聖太后聞之令內奄傳  
旨法司這達觀高僧偶被誣係勿等他囚已受五毒

死獄中

石橋三洞御溝通象鼠飛來鶴禁中吏訊祇因難徹底  
好尋出路作顛瘋

四十三年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枣木棍突入慈慶宮  
打傷內官李鑑直入簷下縛付東華門巡城御史劉  
廷元鞠奏犯人張差言語顛倒形似瘋顛提牢主事王之  
寀散飯獄中置張差前云說實情與飯否則餓死差  
曰小的名小五兒薊州人有馬三舅李外父叫我  
跟不知姓名老公與我酒飯云你去撞一遭逢人便

打打死了小爺吃有穿有我還與幾頃地付我枣木  
棍還有槎子棍琉璃棍棍多人衆領我進一三洞門  
有一石橋橋下有河往北而入因人多被拿了  
百斛金珠出玉樓椒房從此保無憂咲他迂客忘嫌怨  
根抵窮搜卒未休

張差事連太監龐保劉成鄭貴妃懼出金珠數十萬  
令國太於紅廟分送廷臣於是盡主瘋顛王之案欲  
根究帝台廷臣于慈慶宮皇太子曰瘋顛之人決了  
罷不必株連乃磔差斃龐劉于內

豺狼當道問狐狸事涉嫌疑只賣痴委婉不妨全國體  
吹毛何必又求疵

張差事廷臣各持己見請旨輔臣吳道南詢諭德孫  
承宗宗曰事關東宮不可不問事關皇宮不可深問  
龐劉以下不可不問龐劉以上不可深問惟皇上獨  
能了此在公密揭啟之耳于是挺擊之獄乃定

燕語鶯啼繞御筵玉笙象管進臺前西廂豈是虞歌曲  
奏送龍墀上九天

神宗崩光宗立五日鄭貴妃進女優十於宮中演西

廂是夕二生二旦侍寢光宗體為疲遂至上賓  
百勞飛燕暗魂消從此君王罷早朝進得大還丹一粒  
六龍飛駕上青霄

光宗寢疾內侍崔文昇以大黃下之夜數十起輔臣  
方從哲荐李可灼進紅丸云仙丹服之遂崩  
玉音哀惋細丁寧淚滴宮袍不忍聽御幄乍開香氣出  
飄搖紅袖拂前星

光宗疾甚召三輔臣冢宰及給事中楊漣諭速立太  
子且言及梓宮一燬以神廟山陵對上曰是朕壽宮

皆泣下御幄後一穿紅妃嬪挾太子入久之推之出  
太子含淚曰要封皇后帝不語頷之

盤根仙李上參天輪囷離竒豈偶然只恐干霄能蔽日  
移來巖畔雜芊綿

光宗崩給事楊大洪促羣臣哭臨畢擁太子至文華  
殿朝見隨還慈慶宮李選侍尚居乾清左光斗楊漣  
上疏請移宮方從哲欲少緩大洪曰昨以長子就東  
宮猶可明日以天子居東宮而避宮人必不可即聖  
母在亦夫死從子選侍何人敢欺藐至此中宮往來

如織或曰選侍亦願命中人洪叱曰諸臣受顧命于  
先帝先帝自欲先顧其子何曾先顧媵妾選侍若能  
殺我則已否則不移不去劉一燦周嘉謨助之太子  
使人宣諭大洪抗疏曰選侍陽托保護之名陰圖專  
擅之寔宮必不可不移臣等言之惟今日殿下行之  
亦在今日諸臣贊之亦惟今日左亦疏言選侍于先  
皇無脫簪戒旦之德于殿下無撫摩愛育之恩此其  
人豈可以托聖躬者及今不早決斷將陽托保護之  
名陰圖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復見於今選侍大怒遣

中官宣召左曰我天子法官非天子召不赴李不得  
已移仁壽宮

零落珠璣委玉珣從今不復御鉛華雕梁乳燕知多少  
銜出冰紋玉字紗

李迫于楊左移居仁壽倉皇而出內侍李進忠及小  
璫乘機竊盜金珠委地翠鈿狼籍舞衫歌扇悉都遺  
失

獨携小玉出簾櫳玉筋雙垂赴別宮回首昔年膏沐地  
一時齊付與東風

李手携皇八妹踉蹌而出仰覓宮門呼號悲痛  
香花絡繹遍皇畿羽葆油幢簇錦幃百里管籥聲不斷  
馬前鳴銜迅如飛

熹宗立逆賢用事進香琢州先期十日庀治儲侍小  
民戶設香案插柳枝花卉焚香跪接冠蓋居馬絡繹  
不絕鼓樂笙歌且行且止奉賢用八人轎前以二馬  
曳之疾走如飛左右數百人跑馬鳴鑼頃刻而至  
生祠丹碧遍塵寰別有清幽了髻山石屋松扉仙境裡  
椒塗不用紫金環

逆生祠遍天下朱童蒙用琉璃瓦門鳴太洪滲金像  
皆極窮奢壯麗順天巡撫倪文煥建于了髻山制度  
清雅疊石為室門上塗椒以玉環為飾為別一天地  
另開生面逆大喜

輝煌金碧峙蓬萊浴日擎天耀兩楹廣惠承恩方賜額  
孝陵又祝紫雲回

東撫李精白建于蓬萊閣柱聯有玉柱擎天金鑿浴  
日賜名廣惠巡撫朱國盛建于登萊疏云至聖至神  
中乾坤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常明賜名永恩

孝陵衛李之才於上梁日演紫雲回傳奇一祠之費以數十萬

靈臺靈沼效周文綉柱書聯擬不倫總使空栽千萬樹曾無峯頂老靈椿

浙撫潘汝楨首疏建祠於西湖飛來峯有椿樹一株千年之物用萬夫移祠中三日而稿主考陳盟典試適祠成以文王以民力為臺四句為題躬詣瞻拜手書柱聯體國體民精誠貫於日月允文允武經濟載以乾坤

拜章列款進楓宸誓剪城狐不顧身洛誦彈文多抹煞宮奴齊進紫霞珍

楊應山列廿四款逆懼客氏營救帝令王体乾讀疏凡大關係皆漏之楊得罪去客令小宮娥酌酒為逆賀

一封朝奏未宣麻家報先傳到月華醉擁紅粧齊檢點指痕捻記不教差

魏廣徵諂事賢凡章奏波及者用小封簽內閣家報由惜薪司遞至賢直房在月華門西與客氏坐卧其

中內官石元雅讀本訖涂文輔為講究王休乾存檔  
案有闕逆賢者以指捨一痕記之  
叮嚀珮向紫瓊瑛窄袖蠻靴擁護行輿幕數重香十里  
天街肅穆不聞聲

客次每歸先期奏知傳旨某月日奉聖夫人沐浴至  
期乾清宮管事牌子王朝忠涂文輔差煖殿數十員  
在前擺隊客次自咸安宮出宮女數十人玉珮琅然  
小袖蟒衣絲靴客次自嘉德門經月華門至乾清宮  
西門乘小轎宮女上馬簇擁內府供用庫闕白螭干

枝轎前提金爐十餘對香烟如霧轎用氈幕數重外  
綉幕再用羅幕車馬殷然人聲寂寂

五尺珊瑚捧玉盤擎杯仙掌碧琅玕青鸞靈鷲天衢滿  
鸞鷲迴翔側足看

逆賢生於戊辰正月三十日自元宵節起送禮拜祝  
者每早乾清宮西丹墀幾滿呈秀進玉帶十珠玉杯  
盤十招周應秋進玉台盤二下用珊瑚擎捧又有碧  
玉琅玕名仙掌杯許顯純等建千齡道場僧道千人  
行香逆賢私第填街塞巷九卿六部迂道避之不敢

冲哭

海錯山珍不當餐厨頭費盡八珍盤阿奴洗手躬烹割  
博得奄兒一笑看

周應秋為都御史家善烹庖魏良卿過之留飯怪其  
不出問之僕曰爺在主人恐庖人不潔躬自烹割因  
同入視之秋與妻方操刀剝割卿笑曰大費主人心  
計矣妻從爐邊出叩時號煨蹄總憲

媚人須竭頌揚情九炷雲開日月明更有孽天浴日手  
愧他獨覓五侯鯖

順天尹李茂春建祠疏言啟臣掀天經濟貫日精誠  
慧眼熱腸事事皆為君父朴心大度休休不計身家  
苞苴絕而山公之藻鑒時清灌輸勤而劉晏之持籌  
若裕掃浮雲以開九炷日月常明挈魁柄而還至尊  
乾坤頽整疏方至閣摠督張樸令子賚疏至中云丹  
淵浴日靈腕補天贊九重允文允武乾坤頽轉成西  
朝大慈大孝日月于炷維垣極口贊賞賢喜留樸子  
飯茂春聞之慚愧不安

卷頭首列李天王地煞天罡次第詳幻派東林成賊藪



絳帷密酌細商量

韓求仲王紹徽造東林點將錄一百八人配水滸宋

江等以南戶尚李三才為托塔天王送入賢直房與

容氏歡飲密謀照錄傾害

摘瓜抱蔓禍如何抗疏陳奸痛恨多垂死蛾蠅仍附集

枉勞精衛塞天河

天啟二年周宗建攻逆賢言衣冠之禍蔓衍將成狐

鼠之奸憑依難破摘瓜抱蔓正人重足劉朝華附蟻

集蠅馱除善類天下之禍可翹足而待賢喉曹欽程

誣劾之下獄五毒備至潛斃獄中

掃除何得冒邊功乳鼻兒童爵上公鈇券頻催墜不草

肯將黃閣換清風

天啟五年吏尚周應秋戶尚郭允厚工尚王永光以

寧遠守城功頌奄封姪良棟東安侯年四歲良卿寧

國公鵬翮平安伯賜鈇券迫陳仁錫為券文許以入

閣錫曰官非誥勅又存廉耻豈以一官易生平大節

忤璫削籍

火炎水沸勢難支巢燕游魚尚未知傀儡登場生氣少

插摹倍態肖須眉  
文湛持正疏言今日事勢明知火將炎水將沸而處  
堂自若游釜無愁鴻臚引奏跪拜起立如傀儡登場  
奄黨惡之于大內演木偶戲謂上曰此御史震孟所  
謂傀儡比皇上于木偶也上怒欲加重譴閣臣抹之  
乃下旨切責

圜扉六辨秀金芝先后諸君絕命時詔獄再移趣和藥  
杜喬李固是吾師  
徐大化楊維垣假汪文言獄坐楊漣左光斗魏大中

周朝瑞顧大章袁中化受熊廷弼贓俱下獄獄中生  
黃芝秀生六辨人以為瑞顧大章曰芝瑞物產於此  
我輩不免矣許顯仁自為供柁以上五日一比應山  
桐城先死加善臨清武定繼之大化云潛斃無以厭  
人心移法司明正罪布告中外移大章刑部司寇希  
奄指如原招坐大辟仍送詔獄顧語第大韶曰吾豈  
可再入此中乎行從杜伯榮李子堅于九原矣仰藥  
死

行葦有加保護恩牛羊何得踐蘭蓀一從繕部遭殘慘

魏闕豐碑擬至尊

逆造生壙擬于陵寢工部主事萬燦叅奏矯旨杖一  
百絕而復甦羣璫蹴踏之昇出三日而卒  
扁舟就逮去如飛酌酒臨期淚滿衣結得百年姻眷好  
石交白首竟同歸

魏大中就逮舟過吳門周景文餞之與同卧起三日  
以女許字其孫緹騎促行周張目曰若亦知世間有  
不畏死男子耶我故吏部周某也大罵逆奄騎歸告  
即列名于周起元疏中逮之

手擲銀鐺偽詔宣孤臣慷慨就徽牽萬心甘與緹兵斃  
又烈同携到九泉

官旂逮周吏部宣旨巡撫毛一鷺巡按徐吉皆在士  
民數萬人爭為呼冤諸生王節等責鷺曰衆怒難犯  
公何不緩宣旨據實以聞鷺怒曰諸生效法孔子亦  
知詔旨在即君父在乎節曰豈惟君父二祖十宗實  
式憑之生等奉公教他日立朝遇此等事必以死爭  
之公何教人以諂耶官旂見父不決又訝撫按不繩  
諸生法舉銀鐺擲地大呼曰因安在此魏公命可緩

乎衆大譁曰然則偽旨耶顏佩韋沈揚馬傑楊念如  
周文元首起折欄楯奮擊旂逃匿執李國柱立斃之  
鷺上書告變

義聲轟烈振金閭杠鼎翹關銳莫當邊塞干戈君莫咲  
丈夫何地不家鄉

五人市吳時信丁魁季卯孫許成戴鏞邵應貞楊芳  
劉應文八人烟瘴充軍

慷慨陳詞義薄雲痛心一戰靖妖氛可憐十指淋漓血  
半夜書名白練裙

葉向高還朝有人見劉一璟于葉欲阻其來福清不  
悅孫杰劾南昌傳旨允放繆西溪急詣福曰南昌願  
命大臣不可輕逐公三朝元老如以去就力爭必可  
得也若一朝逐兩大臣天子手滑不可復止矣楊廿  
四罪疏人言稿出繆手奄切骨恨羅織汪獄坐贓三  
千五日一比擯子四十一桡穿梭一百繆自知不免  
恐尸腐無認色書名于白練裙十指桡落夜半命卒  
係裙死

龍亢須妨妬豕來元黃血戰覩胚胎如何用晦艱貞士

羅羅網終然恨鴟媒

廣徵諂奄交閔鼓動趙夢白楊大洪死力撐柱黃尊  
素曰乾六龍一亢始豕至矣始一豕躑躅元黃至矣  
今羣賢龍戰亢矣南樂始豕也不務艱貞用晦敦復  
俟時而出一決無復之計庸濟乎諸公嘉其言而不  
能用萬燂杖死疏救之奄誣以受熊賍三千死於獄  
退休講學樂盤阿不謂冥飛又入羅國體攸存敢受辱  
願隨正則逝清波

呈秀憾高景逸必欲殺之高歸告休與顧憲成等講

學東林書院奄入名于周起元疏中緹騎將至與二  
門人一弟酌酒宅後池上出二紙付其孫曰官校至  
可付沉池死啟封遺表也云臣雖削籍舊屬大臣辱  
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稽首遂屈平之遺其一與門  
生華允誠書也

病入膏肓望砭針變生倉卒費沉吟箇中謎譎誰揣得  
特寫平生一片心

倪鴻寶典試江西策問曰強敵養外病攻其內今士  
如見標病不急亦已矣倘曰內實甚則必有厲針從

之者又云天下之事生於卒而計於豫霍維華細加  
註述告奄奄怒欲陷之會上崩未及于難  
瞥見呢喃淚滿衣可能將信懨庭闈親恩未卜何生報

一卷華嚴與夢歸

李仲達被逮入都途見雙燕泣曰可能為我貽書慰  
二親否入詔獄日誦內典亡前一日詩云十年未敢  
負朝廷一片丹心許獨醒只有親恩無可報生生願  
誦法華經又絲絲修省業因微假息游魂有夢歸燈  
火滿堂明月夜佛前合掌看緇衣死獄中

濂源洛委接薪傳雅管風琴啟後賢莫道小東堪口實  
高風直繼黨人碑

顧叔時爭國本致仕與弟季時偕高景逸安小范錢  
國瑞史際明劉伯先薛以身講學東林時謂之八君  
子講習之下諷論朝政朝士慕其風遙相應和忌之  
者以東宮為大東東林為小東徐兆魁于玉立以東  
林為口實目為黨人排擊傾陷善類一空大東本朝  
也

保護深恩香火情君王誰復念軍營書生莫道梓宮事

旖旎溫柔勝所生

客次妖艷善承意旨熹宗刻不可離天啓二年奉旨  
給地二十頃為護墳香火之用御史王心一上言當  
此經撫剿賊之時將士鼓渡河之勇聲靈方振捷代  
有機皇上先左右而後疆場懷宮中私勞忘邊庭疾  
苦恐將士聞而解體况梓宮未殯先規保母香火於  
理不順群小忌之

剛風凜冽曉霜寒把酒相看淚未乾隻手早將天日障  
到頭博得一羅紈

且思宗即位奄敗發鳳陽行至阜城投宿有旨拿問自  
知不免與李朝欽對飲悲泣縊於旅店磔尸梟示河  
間西門  
月落星稀曙色開金蓮蹙步浣衣來綉帷夜半盟猶在  
愧殺當年菊露杯

容魏有白頭之約賢人道未盡客愛之維華于客生  
辰進菊露漿啓中云晚節黃金二人有同心之斷延  
齡白玉千年綿合蒂之歡奄死客歸私邸五鼓候宮  
門開赴仁智殿於先帝梓宮前出一黃龍袱云先帝

胎髮指甲累年剝髮落齒痛哭焚化而去至抄沒得  
任身宮女八人皆潛衿出外蓋倖童也發浣衣局笞  
死焚尸揚灰於淨樂堂子侯國興伏誅第光先遣戍  
朝遊函谷暮瀟湘四姓更供一瓣香棋局已殘爐火冷  
夜即何處放光明

李蕃為御史始附廣微微敗奉馮銓銓罷哀事呈秀  
應秋時號四姓家奴奄死發烟瘴充軍

雲開雨霽雪山寒覓得漁磯下釣竿漏網吞舟難舉網  
且將烏鰂試朝餐

楊所修料奄必敗恐餘波及已與陳爾翼李魯生李  
蕃謀以從前不法事悉推呈秀攻去之以自解又以  
應秋貪聲大著劾去之以孫杰代共持殘局所修乃  
奏呈秀爾翼繼之呈秀知之急呼蕃至叱曰汝從何  
人得官乃欲害我耶已而呈秀應秋相繼罷去

海燕反飛去復來無情有意使人猜一生變幻終朝破  
夜雨瀟湘首重回  
賈繼春初以移宮詆楊見公議直楊俯首乞和言疏  
非已意楊被逐重述移宮事極言楊與左希寵助雲



垂簾聽政之說目無先帝罪不容死及奄敗又譽弘  
圖之救楊力荐韓爌倪元璐以求容于清議定逆案  
無其名上問之輔臣曰繼春雖反覆持論亦正上曰  
惟其反覆所以為真小人引交結近侍例戍楚中時  
謂欽賜小人愧恨而死  
擲地文章金石聲碑題竭盡頌揚情却言翰苑無多事  
啜茗焚香本分清  
來宗道諂事賢生祠碑文皆出其手詞華秀麗思宗  
元年入閣編修倪元璐屢爭時事道曰渠何多言詞

林故實只香茗耳時號清客宰相  
桃腮杏臉艷當爐一曲清歌戀小奴斗帳乞憐樂戶貴  
琵琶拋却握兵符  
蕭維中三河樂戶也善歌唱彈琵琶其姊聲色超羣  
與其母文樓兒庶母翠樓兒居密雲鎮賣酒呈秀納  
之寵之專房姊為惟中求官呈秀為兵尚冒軍功推  
密雲中軍都司思宗立御史王會圖劾之曰自古名  
將發跡卑微托身推理屠狗之中不失英雄本色未  
有忘八竊取名器仗鉞臨戎如密雲都司蕭維中者

父名蕭成母文樓庶母翠樓本三河樂戶呈秀以其  
姊靈犀妖媚納入私窟朦蔽先帝冒叨軍功借緣於  
紅粉之乞憐登壇簌簌假徑於妖姬之私語躍馬揚  
揚官常掃地難教甲士開顏魚帳含羞頃令旄頭削  
色若不暴二奸之醜正兩觀之誅母乃灰殘多士之  
雄心笑破九邊之衆口乎  
何須隣壁鑿餘光鴨鼎微温尚剩香獸炭重燒劫灰後  
文殊先退大禪床  
烈皇御宇維垣首劾呈秀逆賢死私人多斥逐維垣

厚集餘黨保圖殘局衆畏其機深不敢發乃與安伸  
楊所修等力扼東林御史毛羽健叅之乃削籍福王  
立錢謙益荐之起為通政力翻三案創世尊文殊普  
賢之說以詆史可法高弘圖姜曰廣廣為文殊交結  
馬阮調可法於外曰廣引疾去

調舌青禽苦未休可堪屋角叫鷓鴣朝陽鳴鳳知何處  
鍛翮漂零謝眺洲

烈皇枚卜一時諫垣閣下兩相構怨不得與會推者  
踵逆奄天鑒點將錄故事造二十四氣論蜚語傳禁

中陰行排擠周延儒以為言官所為下旨申飭萊陽  
姜琛論罪在大臣蜚語騰播清禁皆大奸巨惡私陷  
諫臣行人司付熊開元亦劾首輔廷杖下獄姜遣戍  
宣城未行國變居吳門謂家人曰吾蒙恩戍宣城死  
埋敬亭山下乃葬宣城  
投緇殉義掩啼痕環珮難歸月下魂料向瑤池換凡骨  
不畱膚髮哭黃昏  
烈皇末王師破萊陽姜忠烈倡義守城城陷貞毅公  
夫人自縊兵火之後骸骨無存貞毅收尸不得望空

藁葬

細將黑子認銀跟覓得中郎混虎賁幸有矢翎傷食指  
寸絲纏束識忠魂

姜忠烈父子死難合門殉節者二十餘人給諫姜如  
農奉旨收葬求父尸已得既而疑曰吾父慘死終天  
之恨生不如死今見尸而心不衰忠烈足下有黑痣  
駭之非是乃復求而得如農弟待詔彎弓射兵箭翎  
傷指以帛纏之為王師所執縛營中夜半舉火王師  
嚴整知不免倒垣自斃而死僵尸遍地無從認識見

血帛裹指如農知為第尸乃收殮焉  
黃河一夜走囊沙滄盡開封十萬家橫捲鯨波浸宮殿  
屋頭微露瓦松花

李自成攻汴梁由馬家口決河灌城冲崩數百丈宮  
殿皆沒人民死者無數  
豕突鳩張開似雷藩家侈富頓成灰當年愛子恩無匹  
血沟糜羹共一杯

自成破河南守道蘇北開啟福王懸賞殺賊王各勿  
許城陷執王臨王宮劇飲荐王于俎沟其血同庶飮

食之曰福祿酒

區區淨戒不須持剖腹藏臊是大悲甘以一身易萬命  
如來再出正如斯

獻忠下保寧將屠戮老僧破山為民請命忠方食大  
筵曰和尚食此則免破山合掌曰老僧為數百萬生  
靈豈惜如來一戒乃請忠刀剖腹納犬肉於中忠愕  
然曰好箇狼和尚封刀而去  
萬山深處啟幽宮漆室殘燈一點紅不是推理成朽骨  
赤蛇恐使化真龍

李自成先塚有異上令汪喬年為巡撫密圖之米脂  
令邊大綬奉喬年諭詢知邑後詭姓孫執而拷詢吐  
實去縣二百里在萬山中相傳仙人點穴錢絲藥醮  
火穴中云缺燈不滅李氏當興如其言踪跡之山徑  
險仄樹木黑晦毒氣射入發一塚有蛾數斗再下之  
火光熒熒剖棺骨青黑色毛被體色黃腦後一穴如  
錢中赤蛇長四寸有角見日飛高丈許以口迎日吞  
咋之六七反而伏喬年函臚骨并腊蛇以聞後自成  
傷目羣言毀墓所至成困左于堰城傳宗龍死喬年

涕泣出闕曰賊甘心于我久矣敢懼而避賊乎自成  
聞之取戈擊地曰此發祖墓者盡銳疾趨五日城潰  
喬年自刎死

雲藍窄袖握兵符執戟提戈勝丈夫若使慶成酌賜宴  
宴凌烟先畫美人圖

四川石砮土司女帥秦良玉帥師勤王帝台見便殿  
玉冠冕入面陳方畧上賜錦綿羊酒製詩四章其一  
曰學就西川八陣圖死夾袖裡握兵符古來巾幗甘  
心受何必將軍是丈夫四曰憑將箕帚掃妖奴一派

歡聲動地呼試看他年麟閣上丹青先畫美人圖  
坐移兵將衛孤城賊騎憑高直取營奪險爭山以死拒  
蜀中未便寇縱橫

楊嗣昌出師入蜀蜀撫邵捷春以弱卒三千守重慶  
恃良玉捷將張令為左右手綿州知州陸遜之按行  
部曲良玉曰邵公不知兵吾以一婦人受深恩應死  
所惜者與邵公同死耳陸問故曰邵公移我自衛去  
重慶四五十里而以張令守黃泥坂已失地利賊在  
歸巫萬山之上下視吾營鉄騎建瓴而下張令必破

令破及我尚能救重慶乎閣部駭賊入蜀邵公不及  
時爭山奪險使賊毋敢即我而坐以設防此必敗之  
道也後張令良玉皆敗走襄陽襄王為獻忠所殺  
手携帚著入軍門掃境與師報至尊庚癸漫呼征戰怯  
不須擲戟已消魂

賊信急良玉詣捷春曰請以帚箸檄土司半餼於官  
半則自給土司以帚箸檄兵最急箸則能食者皆出  
帚則掃境而行春以缺餉辭玉出擲戟曰吾固知邵  
公怯世事不可為矣

夜半兵符抵玉關桐封倉卒未防奸機橋一下維封陷  
寒落金枝不忍攀

十四年劉士杰敗死黃陵嗣昌引兵回楚賊席捲出  
川燒新開駟消息中斷襄陽未知敗信敗至當陽鄖  
撫袁繼咸方謀出兵猷忠約羅汝才與咸相持自帥  
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未抵襄陽令劉興秀等二十  
八騎偽為官軍持軍符令箭日晡叩門曰督帥調兵  
守者合符啟關而入夜半猷忠至內賊下機橋納之  
城陷猷忠以酒酌襄王曰我欲斬嗣昌今在川借王

頭使之以陷伏法王其勉之遂被害

亂山千疊石縱橫釜底游魚已待烹珠貝有靈香火重  
車箱纔出陷西京

自成困於車箱峽四面壁立中亘四十里民從其巔  
投駁火頽大石擊之春夏大雨飛走路絕賊顧君恩  
與陳竒瑜中軍官曾香火結盟以珠寶婦女賂詐言  
投順中軍利其資且以為可邀招撫平賊功言于瑜  
瑜信之降賊三萬六千人自成出險乃入長安陷平  
鞏郿涼不可復制

馳檄飛書志激昂豈因代命戀家鄉玉樓披却黃金甲  
浩氣常留三立堂  
蔡維立撫山西賊攻太原貽書寧武總兵周遇吉曰  
僕素知公忠義鼠竊偷生公必不為但拒河恐力不  
支倘天不祐逆賊長驅公死守寧武以遏其北僕死  
守太原以障其東賊畏我二鎮或可牽制待救兵至  
此睢陽之烈也巡按汪宗文與公不睦密奏之解任  
郭景昌代之中軍應時盛曰公已解任有旨例可出  
境待命公曰我死生之際了然柰何當危亡之時矣

口代命乎賊至城陷公縊於閔帝廟之三立堂身輕  
不即死時盛卸甲於公肩自取弓絃勒死

氣冲昂畢赴烟塵姑僕狼牙集一身若使嚴關多外援  
不教洗氏擅夫人

遇吉守寧武自成至大小五十餘戰殺賊甚衆賊合  
兵圍之中矢如蝟提兵血戰城陷夫人劉氏率婦女  
於署後山頂賊至控弦發矢無不洞胸貫頂而死矢  
盡合家自焚

倒行日暮不須還皦日相期護玉關却恨薰蕕不同器



獨將碧血染松山

十四年王師圍祖大壽于錦州巡撫邱民仰與總督  
洪承疇進至松山互相聲援八月王朴大敗馬祥等  
五將既潰王師進逼松山公與承疇歃血誓死外救  
不至芻糧盡明年二月承疇降公死賜祭六壇烈皇  
親臨致祭命建祠都中聞疇降乃止

雷聲未絕炮聲烘何事天公也避鋒劍閣摧殘佛圖陷  
劫灰迷漫永安宮

獻忠陷夔州全蜀振動蜀撫陳士奇駐重慶賊奪佛

圖関破涪州奇被執縛教場將殺之忽雷雨晦暝忠  
仰天詬曰我殺人何預天事用炮擊天俄晴霽奇不

屈大罵而死

祭戟森嚴擊鼓聲峨嵋早已識端倪弘農不用虛前席

合掌欣然到市西

楊一鶴為成都推官登峨嵋有狂僧踞坐晚而笑曰  
汝下地時行遠歸哭三日我摩汝頂即霍恍然禮拜  
將別僧曰三十年後我見汝淮南烈皇十年鶴督淮  
南自成陷潁川將至鳳陽鶴治文書無寧刻有僧薄

暮至軍門叩鼓求見鶴期以詰朝大詫曰過今夕不  
及見矣鈴卒不報僧促之終不通乃遺書一函曰吾  
峨嵋萬世尊明日訪我以此投之遲明訪之失所在  
啓函一令早避之西市語餘則國變讖語鶴撫然曰  
師雖愛我其如我非師地何鳳陽陷鶴臨刑合掌曰  
好師父  
合剿功期指顧間兩營犄角勢相關專征楊老奔何處  
獨困重圍淚血殷  
傅宗龍為秦督上令保督楊文岳與之合兵討賊至

新蔡起浮橋於河龍營西南岳營西北夜半保兵譟  
而走岳出彈壓副將張挾之上馬而去龍謂監軍曰  
吾當死久矣今陷賊中當與諸軍並志決命不學他  
人走也乃集麾下六千軍即岳壁掘塹築壘矢必盡  
檄李國奇賀人龍往援二將不行自成知龍無抹圍  
外穿兩壕困之糧盡被執成挾之至項城詭稱督師  
家將龍大呼曰身是傅督師不幸落賊手速用炮擊  
毋顧我賊傷其兩目死之項人殮殯天吉寺  
威名真並霍飄姚痛憤填胸築寶刀愁向湫頭原上望

白楊哀草覆征袍

曹文詔驍勇賊畏之語曰軍中有一曹西賊聞之心  
胆搖賊犯西安艾萬年戰死詔舉刀築地曰鼠子敢  
爾提兵三千疾馳至湫頭原遇賊大戰一日夜賊伏  
兵于旁明日又戰佯北曹逐伏起合圍曹脫戰袍投  
地殺百人圍益急自刎死賊皆望其壘穴少盡  
肉食何曾諳六韜羽書催戰陣雲高柿園洒盡英雄淚  
報國惟存一寶刀

孫傳庭守潼關傅宗龍汪喬年敗沒關中精銳殆盡

庭方募兵未堪用大司馬陳新甲促戰羽檄交至傅  
曰我知戰不克與其為人以逗撓罪死不如戰死沙  
場乃出關天大雨泥濘數尺糧車難行士卒採青柿  
以食凍且饑自成迎戰於塚頭大敗孫收集散卒分三  
道令白廣恩由大道已與高傑由小道留陳永福為  
後拒前軍移後軍亂敗追及傅盡括軍中所有並已  
銀盈擣軍賊置陣五重官軍力戰破三重壯士推火  
車者未習戰賊以巨斧碎其輪車塞道馬絀于輒賊  
乘之廣恩退走傅曰天下事去矣傑曰入西安憑堅

固守傅曰賊一入關則全秦糜沸秦人尚為我用乎  
乃疾趨入關固守賊從南山逸出其背夾攻之官軍  
敗關城陷傅向北再拜舉酒祭其刀曰今日為我死  
生交矣乃揮刀躍馬冲賊陣而死

深宮忽地爇奇香直透靈犀不及防明主慎身如潔玉  
暗叅消息嘆前皇

帝御便殿閱章奏聞香心動出步玉階踰時乃息鞫  
之內臣曰宮中向有秘方上令焚之嘆曰皇考皇兄  
皆被此誤也

夕惕朝乾理萬機願甘身瘦得人肥慈幃別榻留成夢  
戶外朝容覆御衣

劉太后神宗妃也最謹厚愛惜諸王上以主慈慶宮  
禮之如太后一日朝太妃訝聖容消瘦啓曰唐太宗  
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兒子祇求四海乂安一身何  
惜上便坐俄而欠伸偃別榻太后戒勿驚命尚衣謹  
蓋之左右植立而俟上寤謝曰神祖時天下晏安至  
兒子四方多故兩夜省文書未嘗交睫年壯精神困  
頓在太妃前惛然不自持如此太后泣下帝亦泫瀾

者久之  
雲龍風虎盡飛騰  
只有關公不負恩  
仰叩仙乩終寂寂  
玉爐香燼暗消魂

宮中十月朔或召仙或召將叩來歲事罔有弗驗癸未十月宮中召天將久不至已而元帝降乩云天將皆降生人間無可應召上叩問有未降生者否乩書曰惟漢壽亭侯受明朝厚恩不肯降生帝誠心再叩爐烟已熄寂然不動帝為慘然

節儉躬行遵昔王在筭何必盡天章尚衣澣濯猶來舊

織局初裁省一方

帝罷蘇州織造手詔曰朕不忍以衣被組織之工重累此一方民

世局紛紜事若麻殘碑古碣刻龍蛇石人挑動黃河濱自古興亡預有芽

鎮江戴港挖出一碑刻云九世悠悠地上休巍巍福地返洪州人間若問消磨事只在龍盤蛇上頭

玉詔頻頒自省愆桑林六事倍殷然敢將虛語邀民譽特賜輕贖內府錢

十七年正月上下罪已詔發內庫輕賚銀三萬兩以  
賞京營

泰階圻盡又文昌尺練長星掃蕪方欲待興朝齊七政  
別聯珠斗煥文章

十四年長星現薊北如尺練廣尺餘長二丈占曰此  
蚩尤旗六月泰階圻次年文昌圻天津圻欽天監奏  
帝星下移十七年二月天赤如血星隕如雨北斗不  
見

妖夢何緣入紫宸訛言四起誤庸臣可憐密勿虛前席

不務人功務鬼神

十六年上召首輔周延儒曰朕夢太祖書一有字付  
朕何吉凶對曰不祥問故曰大不成大明不成明大  
明江山已去半矣帝曰密之儒自誇敏悟洩於外堂  
吏葉盛枝出語人徐文輝叩閣詰奏上怒訛言惶惑  
一有賊信望風而逃

棋盤街上戍樓西何處妖娃衣素霓鈴卒漫忘老叟戒  
至今猶恨五更雞

十六年正月京營巡軍宿棋盤街戍樓老叟至曰夜

半有穿白女人自西來勿令過東過則禍不小言訖  
不見異之至夜半婦人果至不令其過轉而西五鼓  
雞鳴軍人謂無事睡熟婦折而東旋返謂軍士曰我  
喪門神也上帝命行罰此方何聽老人言阻我災及  
汝言畢化白氣冲西而去軍奔至家具言所以未終  
仆地死疫大作遍京師  
商彝周鼎列青霞游藝軒中玩物華豈是火輪光燄裡  
香孩乘却七香車  
十四年上居乾清宮西廡青霞居玩物軒几上所陳

玩器或顛倒錯亂彼此互異或不知所在失者懼得  
罪夜伺之月明中見有一小兒長二尺許移弄玩物  
又二小兒跪稟曰車已駕馬矣疾出逐之失所在  
殿頭鳩吻鵲鳩啼苦苦聲聲意慘恻翠輦欲臨雲氣惡  
英靈早報失依栖  
建極殿鳩吻中有聲如鵲鳩曰苦苦久之漸大後如  
犬吠三日夜不止時將祭宗廟尙簿已設忽黑雲自  
空而下又有白雲如婦人衣者飛入禁中太廟夜聞  
鬼聲呼嘯而出

秘殿深嚴啓玉鳧御容慘淡漫嗟呼不知誰受珠囊術  
預洩天機作畫圖

十六年帝過宮中一秘殿封識累累問之老嫗曰先  
朝所封命啓得畫數軸有一人帶進賢冠七又有數  
十人相對流涕末幅一人懸梁自縊戴唐巾左足朱  
履右足赤穿白背心肖御容上恹然不樂  
銀燈高聳慘天顏國體攸關恐賜環拔劍轉緣腸寸斷  
夫妻相候鬼門關

三月十六都城陷上易服帶刀出正陽門守者呵之

告以大駕乃止回至白家衙衙見城懸白燈三原約

以內城失守信者上嘆曰大事去矣急回宮見后曰  
勢不可為爾為天下毋毋壞皇祖國體后哭曰妾侍  
陛下十八年卒不聽一語今日同死社稷夫復何言  
上泣下不復置詞呼酒進飲數杯宮人稟曰中宮已  
領旨上疾入見后自縊乃拔劍撞懸而轉之氣已絕  
大慟而出

飄渺龍髯不可攀壽王亭子隔塵寰上林鷓鴣知多少  
小鳥哀鳴萬歲山



內城隔上殉國于大內萬歲山壽皇亭內臣王承恩  
跪縊於旁

並無花鳥哭冬青剩有楞伽半卷經杜宇白翎何處去  
一杯椒酒奠茶亭

上崩賊以雙扉昇帝后於東華門外茶亭中旁設席  
殿一僧誦經御前惟黃酒一杯而已十五年有小鳥  
集宮中樹上翎尾潔白聲悽惋或曰此杜宇也其言  
不如歸去上愛蓄之至是半月前不知所往  
明粧艷束出宮門綉幕牽絲已斷魂霜亦一泓秋水白

可憐不教石虺吞 弱質何知抱杞憂也隨鳳尾鏤眉  
頭踐言不食君知否泣向王公奠一甌

宮人費氏年十六侍公主主絕愛之時事日非后每  
泣涕嗟嘆費亦私泣每向王承恩叩外事恩曰若何  
用知外事曰惟居禁中不可不知預為計也賊勢急  
叩王無虛日王曰汝不問他人而獨問我何也曰人  
皆泄泄見公以君國為念故相叩耳王曰預為計將  
安出曰死外無別法但不可徒死耳王曰使生者死  
死者復生不食其言可謂信矣汝能之乎曰空言無益

請馳之城陷有魏宮人者大呼曰賊入我等必受辱  
有志者早為計投御河死費目送之回宮為主易服  
送周奎第即衣主衣匿背井賊入鈎出曰我長公主  
不得無禮見自成使奄駭非是賜羅姓賊首首喜甚  
費曰我帝子也爾能祭先帝祔王承恩於旁從容盡  
禮方可成昏賊設祭費泣拜曰王公能駭我言乎諸  
賊張樂為羅賀羅大醉入合卺抱持曰我得主欲作  
謝表外臣誰可費曰是何難先寢吾事畢安枕也羅  
醉甚費屏左右嘆曰惜乎斬蛇雄心為割雞之試乃

挾匕首刺羅喉羅屢起屢仆久而僵衆聞之排戶入  
見羅死宮人端坐迫視之已死自成大驚以禮葬之  
南巡臣敢與聞之危急何容延片時誰道翠華迷草露  
忠魂長自護丹墀  
都城圍急有勸出幸者大學士范夢章曰聯絡人心  
堅持待援非外臣所知後傳駕南幸艸遺疏賦絕命  
詞家人泣公曰死無益於國非此不明臣子之分賦  
詩就縊有誰言信國非男子延息移時何所為之句  
乃至龍井菴投水死

三杯魯酒勝醞酬解事成名一老奴踐約不須多告語  
大行驂乘屬吾徒  
司農倪鴻寶拜闕又南向拜母取酒飲三杯方畢四  
明施爾韜至曰君將奚為公曰飲畢自經施曰如此  
與公同行公曰誠如是加一爵與君共之施趨公曰  
速回果踐言慎勿往他處與人少語即不能死施唯  
唯去公取巾自經家人欲救一老僕曰此主人成名  
日也不可遂絕施至寓亦自經  
秋霜冬雪在須眉裂海傾河志所期手澤肯教零落盡

文光好付祝融知

理卿凌駿南知事急以白練束項首觸柱血被面門  
生勸之公曰我與君道義相勗何姑息為乃嘆曰秋  
霜冬雪在幾年鬚鬢之間裂海傾河有此日英豪之  
氣舉生平著述焚之曰不忍污賊手作書辭父自經  
啼鵲血化恨難消願侍君王謁碧寥但使國威仍再振  
孤魂何必焚詞招

考功員外許若魯京師破令百官報名公先已賦詩  
云在天靈爽念高皇開國當年垂裕長乞侍吾君過

謁帝訢哀仍使國威揚一死酹君見血誠滿腔忠義  
恨難平大讐未復身先殞漫化啼鶻血淚盈曰身可  
死名不可辱自經

草檄飛書采石來將軍心折倒戈回桐封未遂維藩計  
付與南岡劫火灰

烈帝起李孟閣為兵尚左兵數十萬聲言乏餉東下  
截漕舟鹽艘人情恐懼南司馬熊明遇不知所為邦  
華方入都倚舟草檄告之左得檄心折李檄發九江  
庫銀十五萬兩補六月餉王軒濠掠四人狗於軍翌

日入其營玉紅秣首握刀挿矢立鷓首辭之以師生  
禮見閔士馬慰諸將宣諭軍中人心大定自成破太  
原公密疏永定二王分封太平寧國拱護兩京不果  
京城陷至聚寶門文信國祠向北拜三揖信國曰某  
卿邦後輩請從九原遂投繯  
小得如何大失憂空齋咄咄鎖肩頭人生大節惟忠孝  
白練淩懸正首址

孟允吉子章明癸未成進士人賀之允吉曰家事小  
得何能敵國事大失每獨坐悽然淚下城破章明欲

死公曰我大臣義當死子未受職可去章明曰人生  
大節唯君父君父死何以生為乃與夫人相對縊死  
天人對策自金釐玉殿傳臚冠譽髦取義成仁師信國  
如公方見甲科高  
劉湛六杞縣人甲戌進士進呈試策擬楊昌祚李焯  
陳組綬為三鼎甲上命再呈十二卷得劉理順卷喜  
曰此必老成可用拔至第一京師陷大書成仁取義  
八句自縊死子聖符聖錄妻萬安人妾李氏同死僕  
從四人白布纏身書於背曰主人殉忠主母殉節我

輩敢不殉義合門死者十二人  
雨革風絮自前因貧死何妨集一身無路陳詞血淚滴  
玉堦應變火青燐

吳磊齋天啓壬戌進士放榜之夕夢一人叉手相背  
吟曰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名雨打萍此文信國  
合過零丁洋詩以為不祥書於壁官太常書座右曰要  
貧就貧要死要死甲申三月十六戎服單騎入長安  
門欲見帝奏事魏藻德止之淚滴午門階石石為之  
濕臨死書曰祖宗二百七十年宗社一旦至此上有

亢龍之悔下有魚爛之殃身居諫垣無所匡救宜禡  
服以角巾青衫殮我投繯死  
日赴清流沉鐵腸遺骸零落御河旁招魂泣向環和髮  
含淚城隅荐一觴

兵部金在六巡視皇城每至紫禁城御河輒不忍去  
謂弟鏞曰吾生平寡嗜好今巡城至御河依戀何也  
甫官二月京失守賊入大內宮女內監紛紛出走在  
六投河一內官曰此金兵部也渠謂能死我獨不能  
死乎渠生前疾吾輩如讐我偏近之亦投河死六月

朔弟鏡至河邊僅有紗帽胎二翅鐵綫束髮玉環一  
髮一縷見環識兄物旁白骨二堆未知孰是一中官  
至駭問之鏡告以故中官曰兵部死時有吾輩同投  
河吾等並收掩之今為雨冲故暴露於此棺木不得  
進皇城二骨又不可辨不如仍埋此鏡乃以衣裹骨  
酌酒哭奠將帽翅玉環並髮招魂葬於東直門外  
魯酒和羹不下咽司經印綬紫頭鮮紅顏也鮮忠和義  
含笈相携下九泉

左庶子馬素修三月十九聞變方早膳投箸曰不知

聖駕何似知上崩信曰吾得死所矣僕曰如太夫人  
何公曰正恐辱太夫人二妾朱李艷妝出曰聞主人  
盡忠吾二人先死相從地下公曰有是哉因拜公入  
室自縊公取周易經軸牙牌並印置案上遙拜母裂  
帛自經  
期約無忘息壤盟秋桐蟬翼一身輕繫絲丹碧皆垂盡  
愧殺公卿覩面生  
成玄井兵部即與馬君常書曰主憂臣辱吾濟匪救  
不能惟一死報國年凡忠義素著諒有同心德獲與

名流携手黃泉應使黎五生色也預定死期毋忘息  
壤城陷大哭而歸母夫人曰吾以謂成德從帝死矣  
歸何為者入室自經德至東華門哭奠梓宮賊脅之  
跪大罵曰成玄井世間男子為賊屈膝耶奪刀自刎  
而死妻張夫人曰太夫人去世我追隨不可緩語姑  
曰姑閨女宜從我去乃同縊  
黑白無非救勝心誰將國是細追尋東華門外千行淚  
血染孤臣束髮簪  
侍讀周伯儀見各立門戶嘆曰昔日辨朱陸虛心求

是也今日爭朱陸私心求勝也互戰玄黃不思國事  
天下事可知矣帝后昇東華門文武無往拜者伯儀  
奔赴九叩頭搶地血被面歸自經東華門下  
百年開闢一朝休鐵券同埋甬井幽死有餘榮還抱恨  
上方未斬杜勳頭  
穎之十世孫宣城伯衛時春分守德勝門叛奄杜勳  
入見請上避位春知之急入請斬之以鎮人心勳已  
去城陷取歷世誥勅畫像付族子俄而鼎沸曰事急  
矣我前浚一井容數十人正為今日率親屬次第下

公泣夫人曰臨事而懼非勇也急抱鐵券入井公拜  
曰不維報主且不辱祖宗所恨未斬杜勳頭耳乃投  
井死  
風風雨雨打窻紗憔悴細桃未着花不是不貪多結子  
怕隨飛絮落天涯  
大理推官陳士亮京師急妾時氏方有娠公曰我且  
死汝幸姪身可急歸父母家時曰公殉國妾不當殉  
公耶且一少婦躑躅兵戈間倘不幸有他不如無子  
乃先公縊



無滯無欺座右箴  
教官勇戰鏤心  
深夜臺不用悲  
沉寂尚有同門共賞音

東宮講讀汪叔度座右曰  
人必無欺方有體無滯方  
有用去欺在寡欲去滯在讀書  
京師陷夫人耿自盡  
公投繯而絕刑給事吳甘來聞之曰  
我二人同朝同門  
今同死夜臺不憂寂寞也  
正衣冠向北拜而縊  
天涯何地不繩橋敢倩人扶上馬腰  
覓得一泓秋水碧  
鞶絲相結共連鑣

真定梁氏給諫素洲公之女也  
適延鄴兵備王公原

聽京師陷與小姑匿他所  
賊遁祖姑許夫人曰賊去矣  
急還鄉僅得一竹輿祖姑乘之  
氏與慶姑皆男子裝騎馬而出  
見婦人有為賊驅者有與賊連騎  
呼笈者乃下馬拜其祖姑曰  
道路難通賊尚充斥倘不幸  
有他同歸一死不如早旁一井  
曰清泉皓潔恐前途少此佳地  
祖姑強之矢志不從語慶姑曰  
姑能從我乎乃携手躍入井

臨安詩句痛懷深  
閼塞河山見陸沉  
脫却玉環金鎖甲  
一泓冷冽歲寒心

新樂侯劉文炳孝純皇太后弟也常至臨安見國事  
日非詩曰中原回首戰雲黃痛念當年宋靖康闕塞  
何人悲帝子胡山終日醉平章陳東北闕書三上洪  
皓西風雁一行毀盡朱仙舊壁壘却將花鳥固金湯  
甲申公守永定門城陷母夫人自經公將投井曰戎  
服不可見帝乃釋甲太學申湛然脫冠憤與之投井  
氣誼真堪托死生對天一諾豈中更心堅匪石無他語  
地下相逢可証盟  
文炳祖母徐封瀛國夫人賊信急炳謂其友申湛然

曰我世受國恩惟有一死太夫人年九十君能庇否  
申對天長揖諾之國變湛然納太夫人於已室復匿  
他所人洩其事賊執申拷掠無完膚終無一語

鼠須麟角擲筵前碎首金塔帶血鮮若使功成書露布  
懸針薤菜遍幽燕

華亭宋平懷官中書賊出示朝臣投職名懷以官輕  
賊不追究同列薦其書法賊執之令書偽詔大罵首  
觸塔石而死  
繚繞聲歌起殿廷不堪再奏雨鈴淋微軀莫道梨園部

願學開元雷海青

黃國臣梨園部總領也演長生殿劍閣聞鈴名著京師先時賊入京混蹟優伶醫卜知其名捕得之黃謂其黨曰吾不幸失身下賤以絕技名今易世矣不恐

再奏鳥啼花落水綠山青也扼腕而死

何事陰霾忽蔽天明明皎日墜虞淵電風未遂平生志  
藍帕紅絲色共鮮

御史陳賓日作絕命詞扃戶自經妾時年十七以紅絲經於旁公藍帕從者破窓入公氣未絕時腕力弱

公曰為我高其懸項之同絕詞五古不錄

綉衣蟬翼肅冠裳豈為艱難遽改装視死如歸傷似鐵  
愧他輕撒紫絲韁

御史王漢祥守彰儀門城陷將自盡光時亨曰不若入朝覲帝行在死未晚也公然之亨易公服公曰造朝恐與士卒委草莽耳今去官服官不官卒不卒勿易便行里許遇賊叱下馬亨離鞍却立請降公張目曰我視兵御史王章也賊脅之公大罵賊斫其膝公墜馬賊亦殺之

矢志生平仰伏波烟塵隊裡荷干戈鑿與未衛終身恨  
燭熄寒灰總不磨

莆田王尊五尚氣節與人談俠烈事私心慕伏波官  
吏侍守安定門執戈彈壓上崩家人勸公亡去叱曰  
國破身死分所宜然不獲隨乘輿觸死御前以彰辱  
國罪去將何往入民舍自經賊焚民居尸焦爛收遺  
骨無缺失

莫計危邦與亂邦登朝原不比寒窓君臣大義無從避  
報國空餘血一腔

癸未陳純德視學順天甲申聞都城圍急馳入幕友  
曰危邦亂邦公柰何去職守而入險乎曰不入不居  
為未任而言君讀書者亦知君臣大義何所逃乎回  
京城已陷勿死  
餌收名士結人心時望高名冠士林回憶連枝垂別語  
寒泉并列是知音

忠烈在六弟金綜大興廩生名噪都門忠烈赴難謂  
之曰賊餌名士好結人心弟為時望恐不免吾耿耿  
於心綜曰兄死忠弟獨不能死義行已毋多言兄死

閉戶自經人救之曰毋兄往矣吾何獨生不記別時  
語即賊果縣爵購之綜曰兄九原為我寒心矣投死并  
鳳尾凋傷龍馭遙幽宮未卜恨難消寢園眷薦安窀穸  
呵護金鑾上碧霄

襄城伯李兆瑞哀經見賊於朝爭三大事一祖陵不  
可傷犯一葬帝后以禮一太子諸王不可加害賊從  
之帝柳棺因公言易梓宮發喪葬貴妃園公一人送  
葬葬畢自經  
機關禍福盡由天成敗何關一着先若道南行時已晚

坂磯肉袒又何年

韋鴻圖尚光廟安樂公主甲申正月上召對詢救時  
策永固請南遷上曰談何容易對曰積玩難振株守  
京城終無濟也三月十二日勢急上密語曰卿前策  
可行乎曰無及矣暇時人易集人心今盡亂倘有不  
測惟一死報陛下城陷積薪焚公主棺自刺  
鴻臚遇祭泪橫流血化萇弘菜市頭堪嘆紛紛說降客  
但知興廢不知羞  
福藩立南京王師入都破流賊大臣高弘圖姜曰廣

議遣使通好人不敢行左蘿石請往至張家灣本朝  
館之鴻臚寺左請先祭思陵不許公哀經陳太宰於  
市奉表祭告獲自流血攝政王重之曰此中國奇男  
子欲降之不屈金豈氏見公曰先生何不知興廢公  
曰君何不知廉耻內院洪承疇謁未發語公曰此鬼  
也督師松杏敗沒身殉金草先帝賜祭七壇今安得  
在乙酉正月本朝祭旗下江南公題門曰生為大明  
忠臣死為大明忠鬼金陵失守作詩曰峽坼巢封歸  
路迥片雲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難盡化作寒烟

總不磨六月十五江南平再下髡髮令百計脅之終  
不屈下之獄數日擁入朝公布巾麻衣草履勸諭再  
三大呼不降害菜市口遊擊樊通收公尸葬於彰儀  
門白馬坑  
孤臣原不望生還麥飯陳詞淚血斑垂死尚憐民命促  
寸丹冷魄繞鍾山  
福山令史道隣祭告鳳泗二陵還上疏中云處深宮  
廣廈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烹則思  
東北諸陵麥飯之未展聲淚俱下血滿袍袖左兵以

北來太子事聲言清君側之惡馬阮檄四鎮兵拒之  
公在維揚求入見不許公哭曰臣不能生見陛下矣  
在臣一身何足惜其如弃淮揚何王師下江南城陷  
叅將張友福擁公走被執大呼曰我史督師也可速  
殺我豫王待以賓禮公不屈臨刑曰揚城百萬生靈  
即爾百姓不可殺以我朽骨葬鍾山從高皇帝足矣  
粒粒盤中不忍餐靈峰陡絕暫盤桓荷戈未了冲天志  
慷慨從容止一般  
甲申之變劉念臺徒步荷戈詣浙責巡撫黃鳴駿發

喪討賊福王立以原官起用在官二十四日見馬士  
英奸邪大哭而去金陵失守與章正宸熊汝霖圖興  
復不果王師入浙絕粒十三日不死入鳳林道院赴  
水友人挾之起栖息靈峰寺題詩五律一首投筆而  
絕  
硬挽犀弓正射濤六飛龍駕下金鰲招降未剖精忠胆  
強弩飛來已伏殲  
乙酉六月王師下金陵福王出太平門就黃靖南營  
黃正與左戰聞之歸營泣下陛下死守京城臣可借

威作勢今若此無能為矣劉良佐奉王師命招之降  
公大罵忽二將乘小舟持金帛蟒衣登公舟公曰臭  
奴誰不知我黃得功明朝好男子耶王師匿精兵敗  
糧艘中橫江而下引弓攢矢射之公四面遮架已而  
一矢中喉知傷重自斷其喉而死

明夷箕子是前緣妖夢靈龜豈偶然割絕刀山妖夢踐  
大圓智鏡在當前

王師入金陵儀部黃海尾不屈係江寧獄豫王召入  
席地跌坐吳內院曰爾不願為官亦不相強但剃髮

放歸山公曰留此數莖見故君地下耳多多怒拔刀

起公曰頭在此多多擲刀曰南來硬漢僅見此人仍

送獄謂人曰昔年註易夢靈龜伏胸前筮之得箕子

之明夷今妖夢踐乎八月多多遣人諭曰先生降不

降只在今日曰起有怕死黃端伯哉至筮橋口占曰

今朝大事畢一笑見空王割我無嗔恨刀山是道場

臨刑合掌曰大圓智鏡當前矣

麻衣如雪泣筵前偷息餘生又一年縱使矜張堅匪石

泉臺不用媿蘇鞭



福王立東平伯劉澤清御史王燮張樂宴於睢陽太  
學生王台輔哀經入大哭曰國破君亡此公等卧薪  
嘗胆食不下咽時乃置酒高會耶劉欲兵之王曰狂  
生也命扶出南京陷曰吾誰氏之民可食他粟乎視  
其廩曰此吾所菽盡此死耳明年食盡集里黨深衣  
幅巾大呼烈皇帝自經方歛一僧麻鞭指其尸曰此  
常事耳安用是矜張為笑而去後五日入於石室中  
見一僧自經麻鞭在旁磴云  
寸心無計補亡年九死重來陵廟旁師友相携赴西市

頭絲齊戴滿天香 白髮蕭蕭兩鬢垂此心非石孰能

移漫言易理徵興廢滅頂凶爻是我師

唐藩即位閔中起黃石齋為大學士時國勢哀弱政  
歸鄭芝龍諸帥觀望不前公憤然自請督師七月十  
二啟行持一月糧以義聲鼓動得九千人從廣信出  
衢州至婺源遇師搏戰大敗一軍皆沒執至江寧洪  
承疇雅重公見之公引扇障面曰汝非洪某某死松  
杏先帝七壇御祭祭之汝乃妖魔假托自此不復見  
與門人趙士超毛元水蔡時培賴叔時同囚幽室作

古詩首洪雅欲保全公百折不回令操江某曰先生  
素明易何不知興廢石齋不答同趙士超等赴西市  
至東華門大呼此與太祖陵寢近可死坐地不起數  
刃首不斷拉截其項有黑氣從項中出上徹於天毛  
等四人同日與難  
報讐何日躡東南主聖臣賢絕好參愧殺松山佯死客  
井中心史盡奇男  
金子駿起義被執送南京鄉人曰某等候先生早旋  
公曰再來不值半文錢至留都洪承疇接見責其負

恩洪曰為先帝復讐公曰復讐止應滅賊西北何至  
荐食東南洪曰子以弘光為何如主曰聖主洪曰何以  
言之曰罪人不弔洪曰士英何如相曰賢相洪曰何  
賢曰不事二主退謂記室王世德曰冊中人皆不負  
國者毀之恐不傳留之禍無已王曰某孤幼未娶承  
先生教得聞大義于世一無所戀請持此冊訴上帝  
為先生前駟抱冊投井後三日公遇害  
一刻千金在此時天君早定復何疑平生道力今方見  
噴玉泉邊有故知

江文石從金正希希被執赴留郡文石頃刻不離左  
右臨刑洪承疇遣人向希耳語文石大呼曰金先生  
此時一刻千金矣希曰吾志素定其待叮嚀文石怒  
氣勃勃曰我師何以嘿然希曰前相見已極醜詆千  
秋萬世斧鉞自在何必憤張亂性耶文石曰弟子今  
日始知先生道力之深矣同死於通濟門  
留都防亂義聲高友誼深情托素毫松柏歲寒真吾友  
好將碧血釁金刀  
吳次尾意氣橫厲不可一世大鉞削籍居金陵附璫

諸人劫持當道次尾與桐城左國材無錫顧景長洲  
楊維斗餘姚黃宗羲蕪湖沈士炳四百餘人皆復社  
諸生為留都防亂揭討之大鉞於乙酉得志謀殺周  
鏡次尾馳書救之入獄省看大鉞急捕逸去南京陷  
次尾正希起義敗走被執黃總兵雅知其名吳不屈  
或言于承疇應箕尚氣至則自取辱不如殺之解至  
池州決於四牌樓吳曰須擇一善地行里許見兩松  
夾道大笑曰此我歲寒友也一卒舉刃叱曰吾頭豈  
汝可斷拱手黃總兵曰煩公一揮

貂裘草屨棄如塵鞭馭春光覲紫宸只有平原堪步武  
文山能得幾多人

乙酉二月凌雲翔按河南王師破歸德令叅將吳國  
興賚勅印遺之不受投印於井被執大帥重公贈大  
帽貂裘草屨不受命開封知府蔡鳳睢陽兵備劉漢  
式守之公謂姪潤生曰先帝三月十九殉社稷至期  
吾當相從安得一日並二日速其期耶題詩於衣有  
自古文山能有幾不如盡節學平原之句俟守者睡  
熟自經潤生亦有詩

歲寒盟誓雪交亭勁骨灰寒玉胆竝借問普陀山寺壁  
可能留得海東青

吳鍾巒官隆武儀部郎王師下浙居普陀山白華菴  
有感題詩寺壁輒洗去之奉魯王於舟山學士張肯  
堂署中多梨花枝柯相交花如雪肯堂題額曰雪交  
與沈宸荃李向中等賦詩其下曰此吾輩歲寒之交  
他日俱死於此城陷囑義士徐伯宇曰俟我氣絕舉  
火焚之全身灰燼伯宇收骨函竝中携歸武進葬之  
欲寄微軀豈有家三年土主是生涯殘燈尚有餘香火

回首君親淚似麻

羅賓玉為陳子壯參軍兵敗下獄李成棟釋之後嶺南在在起兵復執下獄皆值其生朝作詩又同其子獄中守歲詩有爐續餘香火燈親半壁人呼兒還問禮流淚盡君親自盡於獄

海上飄零又土崩客來相贈霍文綾衣冠二字難拋却莫昧靈臺大智燈

閩撫張肯堂仙霞失守奉魯王於舟次王師入王入海公投繯中書蘓兆殷至餘白綾數尺公曰來得好

與汝同做一好人蘓拜受之從死

雲間硬挽六鈞弓直欲銜刀渡阿童孩氣未除君莫笑英雄原不枉成功

陳子龍起義聯絡湖海事洩被執土國寶巴山訊之

曰如何謀反公曰是恢復兵卒洩之跪不屈巴山曰你也是個豪傑笑曰事成則為豪傑不成便是孩子氣鮮金陵帶械投水死戮尸傳首示湖海

不學文山與疊山機關只在片時間兩年事業夫何有回首江東一汗顏

乙酉六月南都陷張玉筍與大典柯夏時卿陳函輝  
方國安鄭遵謙奉魯王監國於紹興王師入浙王入  
海命公防遏四邑師破義烏知不可為召父老各率  
妻子去勿以我累衆人城亡與亡分內事衆欲負公  
入山公曰死之一字機在俄頃過此一刻便不能死  
士夫平日談忠義乃臨難苟免覩顏人世能不愧死  
南京數十萬不能守一日江東守二年幸矣我起義  
便知有今日諸君勿愛我或曰監國在可學文山公  
有母可學疊山公曰誤千萬世者文山疊山也君親

罔極思惟一死可以報稱言未畢喧傳王師入作詞  
三章赴水死

翼蟬輕貂取次陳此身何忍落紅塵數莖白髮堪憐惜  
留與當年舊主人

師破江西傅章甫與艾南英破家起義謀復進取力  
不支作絕命詞夜投河為人救起獻大帥帥重之取  
冠裳置於前命去髮公不出語諭再四索筆書曰白  
髮蕭蕭已數莖業因何事苦追尋拚將一片頭顱骨  
留取平生不二心遂被害

幾轉丹成在此時手珠一掛不相離石頭城下陵江畔  
魂魄常依松栢枝

王九如松陵人兄之心為司禮監殉甲申變福王立  
兄之輔自北來出一簪一手珠付曰司禮死時見遺  
他日執此見地下公一慟幾絕乙酉五月師南下福  
道公請潞王監國大兵至潞王降令召公公渡江至  
杭與張玉筍朱未孩等謁魯王於台州封寧武伯與  
方國安合兵復錢塘安逃衆議至日本公曰豈可使  
本朝有逃臣無死臣乃聚家慟哭曰我義不可生汝

等先死下告水神送汝等於石頭城下但問孝陵江  
畔是我魂魄所棲乃盡沉招寶山下封勅印投之水  
自詣蘓撫令剃頭曰白髮蕭蕭終當與頭俱碎耳至  
江南承疇委曲勸導公曰李陵降虜老母被辱生妻  
去帷亦思圖漠恩之報本朝祭死恤生禮隆前代先  
帝何負人而忍負之洪挽首諭去髮當保全曰令我  
作何代僧耶送居僧寺令故人勸之公曰九轉還丹  
功成在此忍自壞乎請就獄數月無屈志乃赴市手  
持兄遺素珠簪以簪賦詩畫地盤膝坐地受刑

夜夜扁舟駕水濱黃泉碧落待君親魂騎箕尾歸天上  
片語旌心示後人

福王起徐寶摩為都御史見士英當國引疾乞休南  
都陷治壽藏於海昌語所親曰春行暮矣三月工須  
竣恐不及待每夜泣駕小舟浮駕浪河城將破曰先  
帝崩我恐死圖國士報今無及矣以機紗八尺自經  
左袖中木主一題明孝順賓摩徐公之位右袖中遺  
筆一紙末云片語旌心預書表意緘留數則用示後  
人

雙肩不復遠山青踪跡飄零水上苹桃葉渡頭堪畢命  
知心惟有賞心亭

馮小璫以色幸福王喜畫雙肩王愛之王出奔不得  
從行投秦淮河賞心亭死

玉燭光天志已灰黃河九曲浪如雷秋風莫洒初明淚  
不用祈靈漢武臺

安撫孫輝寰王師入奔六合英王捕執載入燕八月  
望至清江人曰此河神最靈曷禱祈夢曰吾志已灰  
何用乞靈夜赴投河身掛銅牌鐫明安慶巡撫張亮



並詩一首

何堪今日是重陽欲插茱萸枉斷腸  
翹首龍山何處是  
黃花晚節古來香

江西揭重熙登丁丑進士甲申國變與傅鼎銓起義

武夷山王師至被執屆重陽詩曰時逢九日倍牢騷

雞犬人間盡易毛不是黃花香晚節茱萸何處覓登

高下建寧獄殺之

拋却宮袍披納衣  
斫朱滴露息天機  
千言萬語何須聒

一片孤魂傍月飛

江楚督袁臨侯為左夢庚所劫挾入大營見八王禮

甚優許以仍督江省公不語絕粒八日拘入燕攝政

王請入內院李建太剛林審完我相陪有劉學士者

通語曰久仰先生清望公曰我為明朝大臣使宗社

坵墟仰愧古人俯慚後世劉曰大清為明討賊今賊

尚在正宜同心為先帝復讐曰大清討賊葬帝后是

好處但忠臣不事二君劉曰崇禎未葬福王安得立

公曰清朝所論者春秋義明臣定策者社稷之謀剛

林命入朝受職曰冠服循明制度豈宜入朝之理國

亡與亡古今通義今日負明異日即可負清大清亦  
安用之乃改館以兵守之門人在仕者哭請曰先生  
盡忠如堂上二尊人何公曰我姑托跡方外乃幅巾  
衲衣兀坐註易絕不與人交語南都陷請入內院令  
薙髮公曰死是本分只因不肯見殺所以托迹外方  
不殺清之仁効死臣之義至頸上數莖寧束髮以死  
乃縛至東華門攝政王令刑者毋殺至天暮向月長  
嘯促刑者曰何不速殺乃遇害

丹山碧水樂琴樽  
鄴架抽繡日掩門  
寄語同心金石友

好來潭畔話孤魂

華亭夏允彝好古博學與陳子龍徐孚遠何剛張天  
如輩講學東林登思陵十年進士見時事日非去官  
歸以著述娛南都陷傍徨山澤撫琴縱酒同徐寶摩  
徐九一楊維斗黃縕生等死節拍案曰吾與諸公生  
前唱和苟一失足地下何以相見乃呼諸公名曰此  
是龍母潭君等有靈可來此相叙也投淵死  
此生自矢利那間塵迹何須戀玉環君是可人能了意  
角巾露處水潺潺

初世培天啟進士歷官江撫南京陷挈妻子入雲門  
山托言商夫人疾豫敦匠事王師入浙揭紳投職名  
曰非詞命所能却面折之得以疾歸幸矣然勢不能  
乃携子理孫返梅墅里季弟象佳與祝山人迎之夜  
飲漏二鼓語山人曰山川人物俱幻影今山川無改  
人生倏忽一世矣指琴書玩具携一玉環曰此皆塵  
迹也擲之地祝喻其意惟唯唯公咲曰若可人能了  
人意瞑坐端息至三鼓命弟及子安寢五鼓起作書  
畢赴後園池水祝急呼子至池所露角巾寸許入水

扶之已氣絕

文章經濟兩無存大錯何曾錯脚根  
兔角龜毛混沌死  
一龕燈火伴黃昏

唐王御史鐵邦芭見勢去削髮他山小年菴號大錯  
和尚取所著述焚之曰文章事業今何在只有浮圖  
可庇身雲遊黔楚結草屋衡山縣燈坐大禪床叩以  
禪曰龜何毛兔何角混沌死七日鑿人莫解卒寶慶  
僧寺

酒澆塊壘泪沈瀾奮義無人恐進餐碎嚼磁餅腸似鐵

庸奴莫晒一經酸

嘉洲諸生許玉仲甲申五月聞變呼天痛哭念必得士夫毀家募士方可復讐乃登門偏告無應者至道院自經羽流救之至昏江曰此伍大夫殞身所也方躍入友人丁武鉞至勸之歸京詔到蘓不食日飲酒數杯曰聊以澆塊壘六月一日胃枯嘔盡繼之血友曲喻之呼曰子欲我偷生乎嚼磁餅咽之喉腫吐舌寸許於外有一人見之曰此酸子何為者拍案曰天子憐止苟有人心能下咽乎言訖而絕

菜羹蔬食祭金錢鏤臂鐫胷矢志堅忠義何關士與否傷心又有蓼莪篇

許元博忠節公若魯姪也剪髮如頭院食必以崇禎錢一文置案上祭而後食讀武穆傳有感乃刺字於胸曰不愧本朝暑不解衣丁亥有人發其事邑令捕之問刺字何為曰讀幾行書不忍負先朝水土恩解至御史御史曰汝以忠義自命不應剃頭曰謝疊山隱居養母至元世祖二十五年卒於燕驛二十五年中豈尚未剃頭彼有老母我有老父曰汝未食明朝

祿刺字何為曰公卿大夫皆從吾輩出草茅中不能  
懷抱忠義立朝將何挾以拜獻乎命笞之大聲曰士  
可殺不可辱御史曰此痴人令押回縣使自供乃作  
詩下江都獄臨刑作詩別父延頸受刑  
園林霜落舊留題六月沉淵景色悽從此新塘橋下水  
千秋潔淨碧玻璃

長洲徐九一戊辰進士國變後遇十一月先帝聖節  
賦詩有社稷風雲猶世世園林霜落自年年儒臣珥  
筆應書莖玉匣珠襦不忍傳之句投虎坵新塘水死

從來浩氣本凌空星斗光芒貫舌鋒閨閣了無巾幗氣  
一時齊赴廣寒宮

庚午南都解首長洲楊維斗金陵陷不難髮避居鄧  
尉村丁亥四月王師捕之公恐眷口受辱奔歸妻女  
已死節公就執帥重公勸諭大罵禁舟中不食嚼血  
題所穿白衫密寄所知書後題五絕句月餘復見挺  
立不屈以扇擲帥面帥怒舉刀斫之劈去半面及肩  
死

寵辱場中立脚堅此身許字豈徒然上人乞得行方便

成佛端然着祖鞭

黃陶菴登進士與弟淵耀書云近來不免有輕時倍  
之心坐此學力不進然榮辱場中正須壁立如鐵過  
此以往并心一向終有立脚處不徒然而已乙酉六  
月王師下江南與加定侯廣成起義王師攻城將陷  
寄身西方菴菴僧無等謂曰君未受職可無死公曰  
成士之身猶許字之女之死靡他宜也自經未絕求  
僧助之曰正是方便事師成就之因高其懸絕

茫茫震澤浩汪洋野艇縱橫任頡頏一自江南星散落

腰兵誰復側攬槍

乙酉六月江都再陷長興伯吳易起兵震澤號腰兵  
今嚴肅聚小舟數百每移動不由水道五六人挾之  
從舟面飛行王師下蘓輒沖擊之截作數處首尾不  
相合一時謠曰不怕吳兒百萬兵只怕江南一座星  
以日生二字合之也丙戌秋至加定被執解金斬於  
市腰兵星散矣

蟬翼宮袍色重新改轅折軸恐全身雲間不減田橫島  
刎頸同心五十人

松江提督吳勝兆降王師提督雲間部下勇士五十人皆結義兄弟長洲諸生戴務公說之反正陳卧子劉公旦錢彥林等暗附之遠近嚮應至期兆斬城內職官易明官服令副將登城繕守海舟是日風阻外應不至中軍唐唐檄城守兵圍公署率心腹數十人托言稟密突入執持之飛報蘓撫公知敗傳五十人入署阻於兵破垣入公曰謀不成天也不忍諸兄弟遭刑是以相請面談齊聲應曰吾輩誓同生死此大眾畢命時遂解衣互相加刃已斫四十九人止一最魁

傑者向公曰爾斷我首公曰爾斷我首互相讓其人自刎公曰吾首豈可落人手亦自刎公與王樹勳肯從跋扈到留臺垂死重生志未摧闕越安危從此決湘潭向烈楚江隈

左良玉駐兵漢陽有異議福王南京詔至玉不欲開讀何云從曰社稷安危在此一舉以死爭乙酉三月有北來太子事玉舉兵反挾公行不可殺城中人以劫之公解印付家人將自經為玉將所執置身中守以兵乘間赴水漂十餘里漁舟救之則闕聖廟也懷

印家人亦至漁舟忽不見乃由寧州入長沙集屬吏  
堅守南都陷唐王立福州進兵部封光化伯王師破  
汀州唐王死奉承明王於粵東王師破武岡公入湘  
潭帥遣公舊將徐勇拜城下勸降公叱之城陷擁入  
大營不食七日志不屈支解之  
班馬空城落日黃徒勞形勢控西疆滿園一片青青草  
長恨金根入武岡  
廣西撫瞿起田丙戌九月福京告陷公與丁魁楚議  
立永明王監國肇慶贛州敗王坤逼王赴梧州公力

爭不得大兵破廣州王坤趣王走全州公極陳桂林  
形勢請留不聽自請留守王師入親立矢石間督戰  
王走武岡王師圍桂林胡一清等逃王永祚潛納款  
城陷部將盛良勛請他往不許巡撫張同敬至矢同  
殉令中軍徐高以勅印送武岡頓足曰主上在桂林  
猶可假空名資號召吾死爭不能得天也與張撫秉  
燭危坐賦詩兵至公曰吾兩人待死久矣至南門漏  
園同被難  
姓名籍貫不須留多寡何煩喋喋愁剩有黃衫金鎖甲



笑他衣錦一蜉蝣

黃衣壯士不知姓氏遊於江陰武進每飲市中飲訖  
大哭常守其執之問姓曰百家姓問地曰四方人問  
有黨羽否曰多則天下皆是少則惟我一人命笞之  
脫其黃衫中披一金甲問何來曰破家起義止剩此  
耳欲加刑大呼曰總歸一死何必多事乃斬之  
品題月旦泣銅駝擬向青門種蒟蒻覓得一泓秋水碧  
不教塵污漫經院  
楊旬之漂陽諸生好古博學名重江南楊廷鑑朱之

繩陳名夏同榜大魁鑑欲與通譜人羨之旬曰冰如  
怯而貪其武侈而僻百史浮而偽得人如此國運衰  
矣南都守失剪髮如頭陀避難山中蒟蒻對籬泣下  
或勸之仕曰為諸生猶可隱遁自全一有君臣分則  
當生死以之論仕於今何容易耶永明王立粵曾緯  
荐之授國子監定南王孔有德兵至哭曰吾心如明  
鏡臺身如菩提樹可受一塵染耶投水死  
留君却是促君歸宇宙匡扶事已非莫道三年難坐卧  
西山何日不相依

南都陷含山諸生張秉淳絕食其子求父所善友人  
勸之友人往見曰令即托我勸君然此係好事某方  
將效法但不能如君從容就義耳歸自經秉淳作七  
絕二餓六日而卒南王非其友哭曰吾公也肥  
潑墨烟雲筆底起寫生妙手冠天朝丹青應化萇弘血  
幾度滄桑碧未消  
羅士升徽州畫士也南京陷將出走遇馮小璫曰何  
之馮曰遍城皆北騎吾將投秦淮水耳曰然則與君  
同行携手共投

山鳴谷應嘯聲長耻向巉巖土穴藏林麓不堪拋朽骨  
好來完爾試魚腸

孫霞骨杭人放懷詩酒甲申之變曰我縱不能殺賊  
得遇賊大罵而死吾志遂矣乙酉三月遊玉峯題其  
齋曰完節人問之曰吾死其中耳王師至匿山中無  
知者忽曰吾志在罵敵敵至而避非夫也乃上山頂  
大罵執之公曰死耳我有銀在書室中取沽醉而死  
兵押至室豈有銀吾不欲暴尸耳殺之  
石交蘭譜盡昇仙恐向軍門醉綺筵慚愧紛紛說降客

有誰同着祖生鞭  
陳秋濤神廟已未探花病歸丙戌聞黃石齋金正希  
殉難嘆曰諸公皆成仁矣海內正人我謬附其列今  
偷生何為乃出輔永明王晉大學士鳩義師攻廣州  
兵敗被執大帥佟養甲諭降不從乃延廣州投順紳  
設筵演武廳坐降紳俘公與張蒞園止佟曰二公投  
順亦因筵上諸君矣公不語令人勸之曰公有八旬  
母獨不念之乎曰吾受國恩惟以死報老母惟彼所  
命耳多方強之不屈支解之

虎賁尚不有文安何敢游移執兩端莫向炮臺高處望  
永豐久已黑漫漫

蕭國龍為虎賁將軍王興付將守永豐與文安相犄  
角永明王十三年文安陷永豐大霧三日夜不解王  
師入國龍與洪彪勞奏陳期新堅守焚其家口保西  
炮臺勸之降泣曰虎賁不得有文安國龍安得有家  
豐天亡文安所以止永豐也今以永豐并文安國龍  
並虎賁天之報我厚矣出戰不屈死  
非棺非槨復非龕跌坐莊嚴甕繭蚕月上焚香身寂寂

幽魂料已到江南

山陰處士倪文徵南都立上十事不果丙戌西陵失  
守悲泣啼不止一日傾囊呼村中少年沽酒割牲共  
飲置大缸二於祖營之右飲畢自坐缸中令少年以  
缸覆之少頃呼啟缸少年笑曰先生悶不過也曰非  
也造造次忘坐向耳乃正襟依祖營所坐端坐復令  
覆之初聞誦佛聲至夜寂然少年覆土立墓  
誓將忠孝作官箴不向悲隣隊裡尋料得無人強嗤笑  
此心何必覓知音

梁于淡令萬安城陷不屈係南昌獄友人入慰曰大  
厦已傾君即矢志不移誰鑒忠誠而生憫憐梁曰喪  
國忘家無心至此忠孝名節只在自已肯做今日吾  
所為只有為之恨者悲者憐者必無為之醜者笑者  
賦詩而自經

橫行天下事成空到此何勞復轉蓬玉碎正須吾恐斷  
好投故宅水晶宮

葛蒼公壬午舉人乙酉六月江陰兵起公走四方號  
召徒旅與盧幼哲同事湖中遇大兵張渚羣舟逃舟

人張蓬公執刀立船頭曰事至此與其瓦全毋寧玉  
碎刀斷其索師四面至砲矢齊發傷足公曰我日行  
三百里自信橫行天下今困於此天也水晶宮我故  
居從此逝矣躍水死

家聲世德久棉聯恐負清門奕葉傳明月灘頭長筭去  
忠魂應繞乳香泉 泉在太平山

文應符相國文肅公次子忠介公婿南都陷兄秉捐  
資助長興伯吳日生起兵太湖土國寶捕之及應符  
並其婿張封庭訊應符立堂上大聲曰此吾一人所

為與兄等無干赴市朗吟曰閑閱名家舊姓文孤忠報  
國有誰聞芳魂今夜歸何處明月灘頭卧白雲

天威宣布越王臺鎮海樓頭傾玉杯此去全凭三寸舌  
子卿原不望生回

馮耀字蒼玉世襲廣州指揮永明王欲使人宣諭平  
南尚可嘉靖南耿繼茂衆不敢行馮請行至廣州守  
將杜永和止之馮不可永和與諸將餞於鎮海樓引  
滿數斗謂諸將曰從此出郊數里至越王臺即天山  
朔漠矣全凭三寸舌宣布天威但得丁零歸命何須

蘓武生回抵大營宣勅曰立轉南來之甲旋為北伐  
之師二王大怒馮厲聲責以大義王以劔擬之欣然  
引領遂遇害

剛介由來是素心漢唐尚有兩知音祭生奠死平生志  
不為當年慶合簪

林游字習修少與張家玉善玉曰君讀書欲置身何  
人之地曰吾與漢友一人焉甚矣汲黯之顛也于唐  
友一人焉念須殺此田舍翁玉既貴薦之變後玉起  
義游生祭之玉死奠其尸吊之有四十七年柴市骨

英靈長欲待君王之句王師下廣黃文燦曰是曾受  
家玉薦引終養甲執之不屈死

已去尚為君愛惜幸存何恐漫輕刪麻衣如雪千行淚  
易水衣冠在此間

難髮令下武進諸生丁先避入山中為人誘入城知  
府蕭起元令其剃頭大聲曰公祖已去之髮生員尚  
為惜之生員未剃之髮公祖轉欲去之乎曲諭再三  
大笑曰去疾莫如盡髮生於首并首去之斯為除根  
之要耳怒斬之梟示孟河忽有快舟數十解其首於

竿棺為殮眾聲震天白衣冠千人衛之鼓柩而去  
兩人原是一人身遺臭流芳片念分君自一心堅匪石  
奸雄豈愧北山雲

孫兆奎松陵丙子鄉薦同吳日生起兵太湖敗執至  
金陵見承疇直立曰舉人有一言動問先帝時有死  
節之洪承疇今天又有洪承疇是一是二洪曰你莫管  
他你只做你一個人的事孫方欲言急縛赴市斬之  
同心六萬事成灰三月江山生面開剝有胡琴聲慘切  
無人識是弩師來

乙酉王師下狗郡邑江陰諸生許用中書戚勛典史  
陳明遇訓導馮厚敷去任典史閔應元糾義守城有  
黃雲江善為弩圍三月破之城墻血書曰八十日戴  
髮効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萬人同心誓死存大  
明三百里江山城破雲紅抱胡琴出執之曰我遊食  
困於城中頭目令歌以侑酒夜遁去  
迴風舞雪劍光寒尺馬輿梁掛弩箭酣戰未休傷折鼎  
英魂先赴碧流湍蘭盛箭箠也  
陳坦公忠烈九台公之舊將也盧幼哲起義興師推

安為主大兵至張渚公率一軍勒馬據五洞橋斬大  
兵無算大軍有自水路從其後發炮傷足知不免刎  
橋上墮水死  
搶地呼天痛搏額兩行紅粉淚沾裳丹心一點金堅石  
激發黃巾向武岡

桂藩辛卯王師陷常德武岡告急光化伯堵胤錫駐  
師長沙自成餘黨李赤心號一隻虎據湘陰公卑騎  
至營赤心伏道左自稱萬死公下馬扶之起曰方與  
君僂力共事乃為此禮乎赤心開宴出女樂諸婦皆

流淚公曰汝皆良家婦女乎一婦曰我先帝宮人也  
初謂明祚已終不意尚有明朝官至欷歔泣下公離  
席以頭搶地大號曰女子尚思明吾輩大丈夫不及  
裙釵何以生為搏額叩地血被面諸嬪皆號哭賊衆  
動容曰公忠義如此我等死生惟命公曰行在被困  
即日赴救猶恐不及赤心應曰諾即日起兵解圍友  
人黃章至公曰志存雪耻濟則二祖列宗之靈不濟  
則孤臣畢命之日死生存亡置之度外王師至嘔血  
扼喉死



半直挑燈掩竹扃傷心明月照窓檉舞衣拋盡餘香在  
不向花前學誦經

湘潭隔有李氏與慧音女尼善氏欲死尼勸以學佛  
畢天年氏坐燈下嘆曰明月依然山河非昔與其抱  
恨死後不如無愧生前悉取飾布施投繯而死

坦腹堪為虎豹侯諸君何不扣輪抽西來真是朝天路  
何必仙遊聚窟洲

文安侯李九胤守廣州為耿繼茂所執欲降之不屈  
一日王師會獵李腹坦曰諸君何不以我腹為鵠而

射之衆不忍耿百計誘降終不屈乃執至三河口索  
胡床西向坐曰吾君在西引領受刑

寸土雖微名寔存痴心猶望轉乾坤寒灰撥盡遺骸冷  
不愧封題是虎賁

王電白為虎賁將軍守陽江耿以書招之斬使焚書  
報之曰朝廷以名報之以實朝廷用我以實我報朝  
廷以名今尺寸之土朝廷名實係焉必以死爭之乃  
復電白諸邑十一年游饑城陷尚可喜諭降不從與  
夫人張氏合家十七人皆自焚大兵入骸骨皚然耿

命人收骨埋之題碣曰虎賁王將軍之碣  
精忠真不愧奇男脫却青衣露皚鋌我自便宜君自苦  
憑君唾罵不知慚

福州李大載同徐孝庶奉唐王命至建平被執解金  
陵見承疇大言曰內院今日速宜反正英雄末路尚  
可收拾洪怒褫其衣內裹金甲上書精忠不愧奇男  
子轟烈無慚大丈夫洪命斬之徐曰便宜了我吃虧  
了你同被害

艱難歷盡抵雲峰夜半聲傳遠寺鐘埋血三年應化碧

望將遺劍掛青松

兵部陳函輝奉魯藩于紹興王師渡錢塘王奔台州  
命公先發自小徑至雲峯山山有池公欲赴之山人  
苦守宿山寺夜半聞鐘聲起草書曰輝死矣平生忠  
惓耿耿未忘所謂埋我血三年而化碧者願諸公收  
其遺稿諒其素心季札之劍孝標之書是所厚望也

自經卒

凋林難借一枝栖到處驚心別射臍偏是鷓鴣能愛惜  
不將黃葉襯霜蹄

義興毛在茲以販柴為業充義兵頭目王師破興毛  
走免人捕送大營鼓掌大罵并目憤甚亂斫而死牽  
馬踰其尸馬輒躍不踰異之埋城下

明鏡誰誇鬧掃妝香塵不蹴綉鴛鴦五官割愛冰盤鑑  
從此腸逾百煉剛

史閣部殉節維揚夫人潘僑居金陵大兵相戒勿犯  
其室閣部姪某同叔死難其婦與夫人同居一弁慕  
之以三百金聘夫人却之婦曰拂其意禍及夫人夫  
人知婦素有志異之三日并親迎婦衣如平時夫人

曰汝去須裝束不答樂從媵娘至婦入房以刀截兩  
耳並鼻貯盤中曰為我謝將軍并驚愕而去夫人曰  
不從則已何自苦曰本欲一死奈夫人無人侍左右  
非此不能絕其念乃勤女工終身

鄂王銳卒舊楊么丞相糾兵集洞獠隻手障天成底事  
忠魂蕩漾伏波橋

馬應房字子龍順德諸生陳邦彥起兵房應之說海  
寇余龍攻廣州至虎頭門被執大帥曰汝弟諸生父  
為太守何故作賊大聲曰惟世受國恩所以有此義

舉帥曰舉義何與盜賊伍曰書生張空拳非藉此無  
以集事文丞相糾合洞蠻岳武穆指揮么卒可謂非  
義乎死耳何多言斬之沉尸伏波橋  
土穴牛心意未安青青槐火淚汎瀾心堅匪石誰能轉  
片語奸雄透胆寒

延安推官顧咸正豫王至授公兵脩道逃牛心峽土  
穴中間唐王在福將往朝於清明途中遙祭死事諸  
臣有詩抵崑山家與侯廣成起事執見洪洪曰汝知  
史可法在乎不在乎公曰汝知洪承疇死乎未死乎

洪俛首縛赴市斬之

千古終身孰重輕豈緣孟浪誤平生義旗聲杳心灰冷  
留取丹忱鑒玉京

徐珮玉江陰諸生以守城被執邑令劉景輝知其名  
思與未戒曰視汝非逆謀者當所交非人為盜耳玉  
曰盜志在金帛我志在恢復以性命圖恢復豈易金  
帛劉曰若然無生路矣曰我原不欲生劉曰太孟浪  
矣曰讀書報國素志也不幸於變每一念至生不如  
死然遷延觀望者冀四方共建義旗不意聲息杳然

故甘心一舉濟則列祖在天之靈不濟則書生畢命  
之日亦知無益求此心可對上蒼何孟浪之有劉曰  
汝一念之差悞了終身瞑目曰汝一念之差悞了千  
古昂然入獄卒定大辟  
徵聲激楚角聲哀扣馬知音師曠來六萬同心齊赴義  
直將片玉係留臺  
江陰趙義守城推閤應元為主邀入城聞眾聲元駐  
馬不前曰哭聲甚哀哀中少激殆非欲守者即守亦  
無成吾此來萬死一生何足論但合城性命所係諸

公能至死不悔乎眾曰不悔元曰諸公即不悔能保  
家人不怨乎眾曰不怨守三月城陷內外死者五六  
萬人

家池直比汨羅江引領爭先子一雙尾解不堪圖再舉  
虎頭高置碧油幢

左通政侯豫瞻加定人王師至蘓邑人起義推公為  
主七月雨二十日東門崩陷力不支歸拜祖廟投池  
水淺二子玄演元潔曰大人志素定不可圖再舉乎  
公泣曰吾志決矣無多言大兵入奪兵斫之二子抱

父先斫殺二子乃斬公首書元凶二字懸城示衆夫  
人李氏合門俱死

幽劍沉淵愛古人崖山覆水慕沉淪袖中頑石真知己  
不用高歌唱水濱

會稽生潘子祥與山陰王玄趾善趾死柳橋祥狂叫  
曰王生得所矣為文眾祭謂家人曰吾死誦此文招  
魂或曰子儒生何必死集曰正則沉淵子胥幽劍各  
行其志崖山覆水吾何獨愧古人乃袖二頑石赴東  
海橋而死

芳魂甘逐伍胥濤再造春陵望譽髦肯使鼠心貽後悔  
不妨蛟腹駕金鰲

王元趾絕命詞中云祖父代傳荷本朝三百年覆載  
河山半壁隸大明數千里神州又古稱五死何似捐  
軀殉義之可娛壽止百年保無疾病顛連之或殺用  
殉蛟腹愧彼鼠心爾與目前可以偷生吾謂異日必  
貽後悔未云鬼如不厲為訪三閭之踪魂果有靈當  
逐伍胥之怒投橋水死

萬流玉水仰朝宗千葉金枝聳岱峰佇望有成光赤社

五更愁聽景陽鐘

南都陷唐王奔蒲城閏六月福建布按三司周汝璣  
傅云龍張文輝李長清楊陞具牋勸進云分珪錫寵  
宗支首重維城壓紐儲祥嗣服莫先監國殷憂啟聖  
命式聆基命之歌多難興邦載輯景山之頌誼既頒  
於臣子念敢後夫君親凡庶云天共增慶慰一城一  
族少康自成王業三讓三推孝文來于代郡又云玉  
水萬流共仰朝宗入海金枝千葉獨推一本向陽朝  
上國之麟圖豈僅有光赤社歌高皇之龍種將行繼

美朱陵精克勵於嘗胆卧薪勢終克於火然泉達王  
天下以再見保四海以匪遙王優肯答之

授鉞登壇誓六師祖宗靈爽式憑之罡風凜冽牙旗斷  
天命潛移露一絲

唐王出洪山橋餞正先鋒鄭鴻達副先鋒登壇授鉞  
是日風雨晦明太祖神牌吹倒牙旗折

旌旗捲捲下湘南環珮飄零綠鬢鬢但得六宮齊出險  
甘心枯魄浸寒潭

王師分道下常德安國公劉承胤見事急令弟承爵

督兵一萬扈從畱守自率兵四萬出衡陽遇王師大  
敗散收殘兵七千奔回武岡群臣請移駐王與各官  
痛哭承胤以輕騎三千扈從出武岡宮女婦人擁擠  
而出路死不可計王有太子甫四歲併樊氏乳母墮  
馬失之五鼓至靖州間道奔逃大兵探馬至武岡知  
王已去城中大亂報固山固山執承胤問永明王胤  
曰亂擠出城限吾三日查回固山厚款之後知胤弟  
承爵從古泥渡江返兩廣固山怒執胤送京至漢陽  
胤乘間投水

漢家再造起南陽奕葉同符景運昌帝祚下移難再振  
孤臣空自祝天潢

黃道周奉唐王至蒲城進疏勸監國云云王優詔之  
白水黃衣屬望尊閭閻親歷史皇孫沙虫化盡天難問  
龍舌洲頭吊日魂

閏六月石齋進第二疏王乃朝見羣臣於建安監國  
八月二十一日王師入投於九瀧灘  
雲間眷屬不須憐斗大金章帶血鮮龍尾不教沉鐵索  
追勛應讓美人先



李成棟降與佟養甲由閩入潮州惠廣相繼下收繳  
印信五十餘顆取兩廣督印藏密室每朔望縣高皇  
像焚香以拜妾松江妓微言挑之反正棟曰憐云間  
眷口妾曰妾敢獨享富貴乎請先死以成君志以印  
擊首血淋漓自刎棟哭曰女子尚知明況我男子乎  
乃進表南寧統兵東下朝見封惠國公進兵信討征  
高進庫夜提號燈渡江至江心適船失足墮水  
靈機解脫悟前因恐令豪強辱此身皓質不嫌五濁地  
蓮花原不染汙泥

大兵下維楊韓氏曰此冥曹使者兵也我將完璧歸  
趙耳城破自經未死羣兵掠之剥其衣力不能制上  
體已裸止存小衣紿之曰天日在上雖死不從於內  
室幽隱處方從兵信之迂其途至糞窖躍入沒其首  
兵以汙不可近射殺之  
截却金泥百疊裙從今何處伴行雲他年若縮同心結  
帳底應逢李少君  
平湖戚氏生員陳銘妻乙酉夏王師南下銘謀匿戚  
戚曰我婦人去此安之君可自為計解裙帶一授銘

曰他日聊以結同心銘曰雖生死有命或可幸全次  
不語夜以一裙帶自經  
五寸黃綾裹蠟丸蠅頭小楷御書丹內臣四出啣天語  
誰起援兵赴急難  
永明王以黃綾五寸朱書赤語蠟丸封之遣內璫李  
佐國封鄭成功延平王太監馬明圖聯絡山西總兵  
姜瓖靖氛將軍王叔猷聯絡江右金聲桓閣部文安  
之聯絡滇南孫可望各差四出俱不報  
一騎紅塵火急催笳聲動地入關來將軍血戰千場苦

酬答金莖露一盃

師入雲南李定國收關嶺飛報不絕定國留兵守關  
自率銳卒揀安隆斫木塞要路與王師戰三日夜乃  
達安隆入雲南君臣相見大哭王曰我明氣數已盡  
空負將軍一片忠誠勤勞百計血戰千場孤無可報  
惟有清史標卿不朽之名親酌酒以賜定國泣下天  
心死報

蠻烟瘴雨路漫漫北望無家淚未乾祇謂寢園何處是  
傷心不忍說回鑾

唐王在虔州侯官縣耆老詣延津請王回福州王曰  
孤即位以來不能恢復寸土寢園何在陵廟曷存固  
知虔州蠻烟瘴雨但在閩不能安閩閩民不負孤孤  
負閩民多矣言訖淚下  
歇浦雲橫志未酬計求復楚失依劉九淵若使重相見  
毅魄同登嘯月樓

夏完淳吏部郎中允彝之子彝死遺命以家貲佐軍  
淳年十六從陳臥子起兵太湖長興伯吳易死執至  
南京承疇與允彝有舊欲生之淳不屈係獄作大哀

賦滾滾數千言守志不屈遇害  
大厦將傾勢不支好將吾骨習家池路旁起疊磷磷石  
又折荆家樹一枝

梁天若番禺舉人官行人王師將至謂其友曰賴國  
家之靈寄一命慰老母事若不濟宅後有池君收無  
骨廣州陷赴池死越一日弟歸見尸痛哭就旁取  
一石自碎腦而死弟名萬家

寒爐何日熱殘灰鎖斷愁腸恣放開南渡衣冠渺無望  
鵝行莫進紫宸杯

四月十五唐王壽先一日群臣請賀上曰朕奉大統  
已近十月孝陵未詣百姓未安不特周宣光武難步  
後塵即宋高臨安衣冠不再敢受賀耶惟于公所用  
一太牢遙祭二祖列宗唐國祖先另設於旁  
風鬣雲鬣困塵鞍萬仞關山道路難玉軸牙籤零落盡  
一時同殉九龍潭  
王師抵仙霞唐王出奔宮眷皆騎猶載書籍自隨至  
汀州大兵至稱扈蹕勤王者直入給事熊緯禮部曹  
學佺死之王與曹妃被執投九龍潭死

慘淡彤雲六出飛村醪豈足治風痲三軍挾纊知何日  
恐把重棉作地衣

唐王即位內庫不滿百金嘗言孤非有富貴之想只  
為二祖列宗中興是望隆冬夜閱奏章中寒得風痲  
疾太醫院云須用藥酒計費二十金王曰凡酒皆辟  
寒何必藥酒村醪足矣李定國進狐裘木棉王曰將  
軍疆場勞苦留此以給軍士孤何敢自求溫暖也

按丙戌年唐王立獻賊尚據川中定國為其養子  
稱安西將軍獻賊死與孫可望據雲南至永明立  
辛卯秋可望始受封秦王與定國始奉明朔唐王  
時何由進貢耶

薊北已深蒙難耻金陵又復痛南轅請纓空切同讐志  
淚洒闔天欲斷魂

乙酉六月廿八唐王建國於建安諭曰我太祖統一  
區宇成祖威震華夷仁育義涵重熙累葉何期數當  
陽九天降鞠函昔年薊北獨深蒙難之悲此日金陵  
復切南轅之恨孤慚涼德雪耻未遑念切同讐請纓  
有志今爾臣民勸進至再至三孤覽疏言俯膺隕涕  
龍藻香簪金縷裙檢搜佩飾送諸軍宮中微物聊將意  
說與營中不忍聞

王師入雲南沐天波馬國勛奏云天寒地凍錢糧缺  
少何以設法永明王曰孤即位以來從未一日之歡  
宮中並無餘物何以湊給軍餉乃入告太后將佩帶  
首飾悉行搜括付李國太出售太曰此宮中物何人  
敢買不如付與大臣充餉沐天波見之泫然曰此物  
臣斷不敢領上泣曰物雖微出我母子之心非諸臣  
逼勒乃送定國營中分散軍士軍士皆泣下  
觀音佛面老僧頭悟徹機關不用憂從此滇南歸混一  
安西空白擲兜鍪

孫可望反信至交水安西王李定國拒之與可望連  
戰敗之曲靖馬進忠白文選俱降可望哭遁值天雨  
衣甲濕馬不能行至一山欲自刎見跽旁碑刻曰來  
時觀音面去是老僧頭恍然曰我與定國矢不共天  
不如割髮投清引兵報讐乃獻雲南地輿圖降王師  
劉文興至可望已去留三日以軍務委馮雙禮班師  
定國頓足曰失毫厘差千里吾不先調偏帥扼賊去  
跽使釜底游魚仍歸大海吾無所逃責矣以兜鍪擲  
地憤恨再四後王師照可望地圖入滇

密詔九封觸賊嗔諸臣致命各成仁馬場豈是瀛洲地  
御筆親標十八人

孫可望自稱秦王驕悍不法殺陳邦傳父子剥其皮  
傳尸行在按月開報皇帝一名太后一口娘娘一口  
口糧若干王不勝其憤計通安西李定國撰呈勅稿  
鏤屏翰親臣印於九月遣主事林青陽孔目周官由  
間道往柳州十月到啟定國密接國以勅旨不敢輕  
忽設香案龍亭諭各營郊迎痛哭一軍皆驚因  
密旨不便回奏俟恢復東粵進兵迎駕周林由連州

汎海而去安西受勅時孫可望偽總兵朱養恩聞之  
飛報可望望使偽指揮鄭國星夜至行在上問朝廷  
下詢百官皆云不知國言有差官姓名金章密勅舉  
朝駭愕托云文安侯馬吉翔差往南寧祭陵勅命視  
師有空勅未繳恐在彼填發鄭國即下雲南鎖吉翔  
面質將文武官盡行鎖禁以兵守之職方郎中張鏐  
曰事已如此必上累朝廷我輩一身何足惜不如直  
任或可抒君父之難乃與吏科徐極御史周允吉大  
聲曰此吾等所為因君臣性命懸逆賊可望之手計

通安西少延國祚朝廷不知今事不成天也乃供同  
事現任者內閣吳貞毓印綬內監張福祿御前內監  
金為國大理寺楊承鍾翰林蔣乾昌李元開御史朱  
儀堂李頊武安侯郭允元太僕寺趙虞郎中蔡寅張  
鏐周允吉科臣徐極朱東旦中書易士佳任斗墟十  
八人博士胡端士鄭國將各官嚴加拷掠訊勅書誰  
撰鏐曰吾為之周允吉曰我改之國曰御寶何人敢  
用張福祿曰我掌印綬是我盜用國曰如此大事何  
人主使鏐曰賊臣孫可望叫我做的國飛報可望望

將張福祿全為國張鏐凌遲餘斬上曰吳貞毓係輔  
臣全其尸絞埋于馬場之西後定國入可望敗走追  
贈恤典御書十八君子成仁處立碑愍忠魂  
降帆一片植山巔玉帳兵機衣鉢傳魚麗鶴鵝齊出險  
凱歌露布達幽燕  
王師至磨盤山直入險要李定國伏兵四起殺大兵  
數千人困山中中書盧桂生明天象出降脩言埋伏  
機密大兵出險軍聲復震定國不能支永明走緬  
黃口何知恐別離赤心猶望固藩籬趙家埋肉飄零盡

辜負將軍一念痴

永明至甸甸王遣使云甸本小邦大明貢臣君至此  
理宜迎蹕聞有護駕勛鎮將軍應在外恢復若到小  
邦不惟無濟恐損天朝藩鎮威望安西奏曰甸人疑  
慮聖駕進緬臣心在外君南臣北一江險阻聲息難  
通請太子監國以圖恢復永明曰王言誠是但興亡  
有天命太子幼小父子之情何忍分離孤一家性命上  
聽彼蒼空負王一片血誠言未畢淚盈袍袖安西涕  
泗橫流



離却滇南又永昌望西奔幸度苗疆蠻童舞女紛迎扈  
執進青鹽豆蔻湯

定國請幸永昌召沐天波議波曰臣世鎮守雲南三  
百年相連土司深知險要柰年來寇氛出沒缺忠敗  
後土司造反不服調度今永昌踞由土司必先治土  
司方保無虞須精兵三千方敢受命國曰兵我應付  
保駕全仗國公乃啟行波曰不知宮中用多少人夫  
王曰就是太后皇后太子公主二貴人不滿三十止  
於所穿之衣都在身上別無他物天波督軍護送而

出百姓遮道大哭上曰侯孤中興有日再與爾等相  
見土司龍昌出迎進青鹽豆蔻湯蠻俗以此為敬率  
童女舞竹枝迎接隨扈從行

竹居三載困蠻磨行遍蒼崖與白波鷺序驚行零落盡  
靜聽笳鼓沸烟蘿

王入甸蠻磨土司不令兵將入關王惟竹屋數間衣  
食皆缺甸酋弒兄奪位恐漢人乘亂生心請各官過  
河言事互推不行甸人云此行無他國主恐你們生  
心不好要你們吃咒水衆不得已四十二人渡河俱

被害以兵守蠻磨夜吹笳鼓巡警不數日執王送王  
師王朝恩免俘見戊寅四月王卒於雲南

臯城黃廷柱敬錄

精製或焚報國難  
王八師難家士臣不  
官或三難因難難  
童文教百對照對  
上王臣難已出照  
此百姓難真大哭  
口對難中興  
再興

